

# 想思与活生

著 心 平 ✓



行 印 局 書 明

2

17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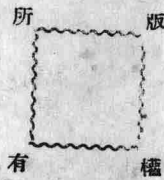
想 思 與 活 生

著 心 平

刊 局 書 明 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版發行



發行所  
光明書局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生活與思想 (全二册)

實價國幣三角(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人 平心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謹以這書獻給

全國戰鬥的男女青年

作部者  
共六年八月一日

## 前記

去年永生週刊創刊的時候，編者金仲華先生擬在該刊設一專欄，決定用書信的形式討論青年種種問題，總的題名就叫做『給青年的公開信』。我被約定專寫這一欄的文字。在幾個月中收到讀者的信很多。後來永生停刊，由友人的介紹，給青年的公開信移在通俗文化半月刊繼續發表，不知不覺，前後一共發表了十九封信。而我回覆給讀者的信，大約在二百五六十封。出乎意外地，我的淺陋的獻辭竟然引起了青年朋友的廣大回響。

現在這些隨便寫成的『信』居然有人要拿去印單行本了，我就請朋友代題了一個新的書名——『生活與思想之路』，從這個新的書名裏，可以看出這本書信

集是討論青年的生活與思想問題的。

在發表這些『公開信』以後，我一直在生着病，以致有許多讀者寫給我的信，我都沒有氣力回覆。後來承友人廖庶謙、曹伯韓先生幫忙代覆了一部分，但恐仍不免有遺漏，在此要向許多熱情的不相識的青年朋友告罪。

平心 二十六年八月一日



# 目次

一	建立友誼的共同戰線·····	一
二	爲我們這一代的光榮戰鬥·····	九
三	拱衛民族革命的火炬·····	一五
四	私生活和羣生活·····	二一
五	理想和現實·····	二八
六	大衆和大衆化·····	三五
七	學習高爾基·····	四一
八	以集團主義戰退個人主義·····	四七

九	個人的生活責任與修養問題	五四
一〇	均等化原理與平等原則	六〇
一一	揭起神聖的民族革命旗幟	六六
一二	國際主義的頭腦和世界的眼光	七三
一三	向偉大的射擊手魯迅學習	八〇
一四	『管自己的生活』	八八
一五	從森林中來看樹木	九五
一六	談談世界觀	一〇一
一七	單是懂得世界在變是不夠的	一一〇
一八	漫談人生觀	一一六
一九	略談生活和人物的評價	一二一

## 第一封信 建立友誼的共同戰線

不相識的青年朋友們：

雖然驚人發達的交通事業把空間的距離日益縮短了，但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距離有時却會相隔很遠。我們不難舉出千百個例子，證明各式各樣的偏見和猜忌正在阻礙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援助；即使是懷着同一願望、抱着同一思想的人，在現在有時也會因為無法突破事實上的障礙，很難交換彼此的意見，傳達彼此的情感。這就是我們所住的社會分給大家的一種苦悶。

自然，有時候，我們可以靠着文字的力量，建立彼此間的精神交通網，但文字的功用本來就是很有限的。有誰能從一個不相識者的文字裏頭，完全窺測出那



個人的真實性格和生活情境呢？又有誰能夠單單憑着文字的力量，抓住所有讀者的整個的心呢？因此在動筆寫信給各位讀者之前，我就躊躇了許久，懷疑這些連續發表下去的信究竟會收到多大的效果。我默默地想，假如我能夠和每一個跟自己處在同一境地的青年見面談話，傾聽他或她的真情流露的說話，然後傾吐自己的一些從經驗得來的粗淺意見，一定比用文字和大家作間接的單方面的談話來得格外親切，格外有力，然而可惜我們不能這樣做，在眼前還不得不採用這種笨拙的筆談辦法，這在我的無限的興奮中多少潛伏着一種無法滿足的缺憾。

照例，一個人寫信給另一個或許多的陌生朋友，開頭總得來一套寒暄式的客套話；但是請各朋友原恕我一向就沒有學好這一套，而且憑我的經驗，這種客套對於自己對於別人都不能帶來任何好處，只有助長無聊的虛偽，讓我們根本把它忘懷了，不是再爽脫乾淨沒有麼？

客套可以不要，而期望和勉勵却不能沒有。儘管我們在街頭巷尾碰頭見面不

相識，可以不打任何招呼，但是在執筆寫信的時候，我是把讀到自己的信的每一位讀者當作自己的摯友，當作自己的兄弟姊妹。我要把熾燃在自己心頭的熔化現實的熱情和理想寫在紙上，訴說我對大家的願望。我深深地相信，凡是建築在正確的共同的認識上的友情是最值得發揚，而且感人最深的。

過慣了孤寂生活的人們常常是不會了解友情的偉大的，然而當他一厭倦了這種孤寂生活，他便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找尋那失蹤了的友情。有一個時期我是嘗夠了孤寂所給予我的苦惱，我相信讀者諸友中，一定也有不少是曾經或正在這種苦痛中跋涉的。讓我們借着現實的火光奔向碧綠的友情的原野吧！

假如我們像那些什麼唯情論者一樣，以為友情是離開一切而獨立，和理智意志以及環繞着我們的現實世界不相干的，那便是在做夢。世上沒有那一種精神力量是能夠超脫現實而孤立的，『友情』也不是例外。現代人的友情決不同於古代人的友情，唯一的原因是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古人所處的根本不同。當我們的

始祖還在過着蒙昧野蠻的生活的時候，他們爲了要獵取一匹野獸，或者爲了要伐倒一頭樹木，彼此之間不得不發生互助的關係，從這種互助中就產生了原始的「友情」，那時候根本就沒有人榨取人的現象發生，所以這種原始的友情也並不帶任何階次的色彩。但是當人類分裂爲各個利害對立的類羣以後，那種單純的無條件的友情就已經從人間消失了。不只是爲了要延續人羣的生命，不只是爲了要和自然戰鬥，生產者和一切推動世界進步者必須結成牢固的友誼合作，而且爲了要對抗共同的仇敵——那一顆貪饑吸血者，——爲了要變革現實的社會，被摧殘被絞榨者更必須建立起不可超越的戰鬥的友情。在歷史上，我們看見奴隸大衆反抗奴主的大叛亂，看見農奴大衆反抗諸侯僧侶貴族的長期戰爭，看見資產者羣聯合勤勞大衆反對封建主的革命鬥爭，也看見喪失生產手段的大衆們起來反抗占有生產機關的寡頭們的歷史突變。在這許多次的戰鬥中，大夥兒的友情陣線總是用血描畫在歷史上頭，而在每一個歷史段落上，它們是以各種不同的特有姿態出現的。



看看我們這個時代吧，多少被害者和有血性的人羣正在建立起偉大的、戰鬥的友情堡壘，被榨取者羣對榨取者羣抗戰，被壓迫民族對宗主國侵略國抗戰，光明勢力對黑暗勢力抗戰，和平陣線對侵略陣線抗戰……所有這些戰鬥都以歷史上所不會有的規模向前展開，它們靠着什麼能夠持續下去呢？火一般的團結友情！建築在共同的世界觀上的神聖無比的友情！

我們是多麼幸福啊！我們能夠看到古人所不能看到的氾濫世界的大眾友情，也能夠分潤到它所賜與的愉快和昂奮，在這高於一切大於一切的世界友情的洪流面前，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友情顯得是多麼渺小！因此在我寫信給各位不相識的朋友們的時候，我就想到怎樣使我們相互間生長起來的友情擴展而為民族的以至於世界的戰鬥友情。因為我們的民族正遭逢着空前的苦難，因為我們的世界正站在歷史的轉彎點。只有當我們和一切同受苦難而且願意歷史重新改編的人羣建立牢固的友誼關係，只有當我們的同情與愛護伸展到最廣大的人羣中，才不辜負時代

所賜與我們的幸福。

沒有什麼力量能隔斷時代的友情之洪流的，因為它是沒有國界沒有種族界限的。請不要忘了，世上有無數的人爲了愛護本類羣的受難同胞，爲了愛護被壓迫的人羣，或者爲了愛護自己的民族和別人的民族，始終在不斷地獻出全盤的智力和體力，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和共同的敵人決鬥。在北國，抗敵的部隊正在爲着奪回祖國的土地和自由洒他們寶貴的鮮血，他們和全國以至全世界的人士羣締結了友情的陣線，我們一想像他們的血液和靈魂，便會感覺到無上的光榮向自己逼射過來。也許你聽慣了這一類悲壯的民族革命故事，那就讓我舉出一些國際間的戰鬥的故事做例子。一二八戰爭的時候，在我國的領空裏飛翔着一位美國的戰士，他用一架飛機攜帶着幾件武器在天空裏和侵略我國領土的敵機追逐作戰，終於在敵人鐵鳥的環攻中被迫墜地，把他那年青而勇敢的生命獻給了中華民族，這位美國義士就是埋葬在中國，受萬人憑弔的蕭德先生。在前年，有一位不

知名的日本義士駕着一輛滿載軍火的汽車在東北叢林中找尋中國的抗敵部隊，終於因爲『皇軍』追殺過來，來不及和中國的民族戰士見面，便留下了一封寫給義勇軍的遺書，說把這一車軍火送給中國抗敵的兄弟們，然後用手槍自殺。這兩位義士的英烈行爲照狹隘的國家主義者看來，簡直是莫名其妙；然而他們確實這樣在中國民族獨立史上留下了光榮的記載了。他們顯然是用那突破國家界線和種族界線的偉大友情來給被侵略民族以戰鬥的援助。什麼『管鮑分金』『捨命全交』一類的友情能夠和這相比麼？

假如你不厭煩我多舉例子，我還願意使你記憶起一些新的事實。大約在四個月前，美國的學生聯合會作了一個重要決議，反對日意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並擁護中國民衆的民族自衛戰。不久以前，中國人民之友會在倫敦開會喚起各國用實力制裁侵略中國的最兇惡的國家，保障中國的獨立。至於近年以來同情我國獨立運動的外國友人們向侵略者所作的抗議行動，簡直舉不勝舉。他們的超越國

界和人種的偉大的友情使我們感激下淚，也使我們興奮萬分。誰是我們的友人？誰是我們的仇敵，還分辨不出來麼？

我們要用戰鬥的友情答謝國際友人的援助和同情。然而這首先就不能不需要共同抵抗國際大敵和民族仇人的「敵愾」，惟有最懂得憎恨的人才懂得友愛，也惟有最富有敵愾的人才最富有友情。我們跟民族敵人和世界惡魔談不到親善，和漢奸國賊以及一切喝血者詐騙者也談不到友愛，對於他們只有誓不兩立的無情的抗鬥。

正當我們的民族臨近滅亡線的苦難時代，我們要不分階級，不分派別，在共同的利害共同的作戰目標之下，締結堅強無比的友情的共同戰線，當然我們同時也不放鬆對朽腐的社會構造宣戰。

## 第二封信 爲我們這一代的光榮戰鬥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假如我們依照向來的習慣，把三十年當作一個世代，我相信讀到我的信的朋友們，至少看百分之八九十是屬於最近這一代吧。

這一代是歷史上稀有的一個環節，因爲它孕育着而且正在展開着一個非常鉅大的變革。這一代又是一瓣充滿着苦難戰鬥氣氛的史頁，因爲它是在急劇的矛盾中成長起來的。我們要愛惜這個富有戰鬥意義的世代，勝於愛惜自己的青春，我們要爲這一代的光榮奮戰不息，獻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

抽象地頌揚我們的世代是不能引起大家的興趣的，那麼，我們還是從屬於這



一代的青年談起吧。

個人的青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非常貴重的，每一個青年都唯恐自己的青春時代消逝，每一個壯年人或老年人都在羨歎着後輩們的幸福。至於詩人文士和一切藝術家更是頌讚着青春的美和力，說青年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驕子，是沒有過分的吧。

但是，我却不願無條件地讚揚青年，因為我感覺到僅僅是從青年這個混沌的概念出發，把『青春年少』當作一種光榮的象徵，是全然沒有意義的。

首先，我得告訴你，『青年』（注意，這裏不是指青年人）本身沒有什麼好壞之分。他可以憑着他的青春參加正義的戰鬥，也可以憑着他的青春製造無量的罪惡。青年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是也可能走向黑暗的途徑。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每次爭取民族解放的青年運動勃起的時候，有不少的青年在前線衝鋒陷陣，也有好些青年替敵人奔走効勞？難道我們又沒有看見，在世界不同的國度裏，有一大

羣青年正在爲着開闢新的天地創造新的歷史，奉獻他們的全部的智慧和生命，也有另外一羣青年在無恥的麻醉的氛圍中，成長爲毀滅正義與和平的幫兇？

然而我們不要把青年走向黑暗的可能誇大，像那些鄙視青年人的人所宣揚着的一樣。一般說來，青年是比較純潔比較能夠傾向於正義和光明的。少數的青年人被利用充當罪惡的爪牙，或者自甘墮落而替腐爛的社會勢力効勞，乃是最大的不幸。爲着要洗除塗抹我們這一代的污點，凡是願意和光明見面的青年，就必須沿着正義的陣線，向陷害你們侮辱你們的惡魔宣戰，從『罪惡的黑手』中奪回我們的不幸失足了的青年同胞們。

因爲青年人大多數是容易呼吸到新的時代空氣，所以他們常常憑着沸騰的熱情仇視各種的黑暗勢力，反對不合理的社會，這樣就不能不和那些固執成見的上代人老頭子發生衝突。俄國文豪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說父與子中，正是描寫青年人和老年人兩個世代的矛盾。現在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屠格涅夫的時代了，我們青

年人的理想和生活已經不是阿爾迦田和巴柴羅夫所能及得到的了。他們有福氣能夠接觸到世界最光輝的戰鬥的思想，能夠克服那些褪了色的陳腐的習慣和觀念，要把他們拖回到過去的時代去，消滅他們當中的反叛氣氛，那是殭屍們的無聊的幻想。

但是，如果我們把青年人和壯年人老年人對立起來，在他們當中劃定不可逾越的界線，那是完全沒有意義，而且非常錯誤的。在事實上，我們看到有不少失去了青春甚至進到了衰老境界的人們，正在和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手攜手地爲爭取民族解放，人類解放而踏上向共同敵人進攻的火線。我們憑什麼理由拒絕和一切上代的人和同代的人建立友誼的共同戰線呢？

而且，我常常這樣想，一個人是不是具有青年氣概，是不能單單依年齡來斷定的。上了年紀的人只要能夠按照時代的節拍向光明境界行進，他就還沒有失去青春的活力。反過來，青春年少的人只要一背反着時代的洪流，自甘墮入黑暗的

深淵，他就不配站在青年的行列中，而且應該受到他所應受的時代的咒詛！

因此，我在這裏籲請每一個青年朋友不必過於看重個人的青春，而應該重視時代的青春，個人的青春是很容易消失了的，唯有我們的時代却不斷地以年青活潑的姿態展開在我們面前。只要我們能夠和時代一同向前奔馳，只要我們能夠分潤到時代所賜與的新的活力，我們就永遠地永遠地生長在青春的幸福之中。

目前是全國和舊世界的青年飽受苦難飽受折磨的時期，無情的歷史正在對每一個青年舉行最後的測驗。看吧，喝血的羣魔是怎樣伸出了他們的毛手要把青年人攆到血海裏去！看吧，一切險惡的騙子們是怎樣用他們的花言巧語對青年人施行無恥的詐騙。威迫和軟騙像鐵絲網一樣把青年大眾一重又一重地圍困着。這正是目前全體青年的遭遇。

一切願意成長爲戰士的男女青年們！你們甘願讓我的世代給惡魔們埋葬在污濁的泥沼中嗎？你們能夠忘却自己和祖國所受到的災難和侮辱嗎？『不！決

不！』這必然是你們給予我的回答。但是，我所希望於大家的，却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行動作出堅強的回答！

是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讓別人來玷污我們這一代。爲着這一代的最高光榮，你和我以及一切青年們，就應該從今天起，用集體的戰鬥力量證明我們對一切腐惡勢力宣戰的決心！謹致

熱烈的敬禮！

平心

五月十八日



### 第三封信 拱衛民族革命的火炬

親愛的青年伙伴們：

在我執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想到了五天以後的一個偉大的日子，這個日子的記起，使我的每一條神經，每一顆血球都燃燒起來了。我記得就在十一年前的這一天——五月三十日，我的稚弱的心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火山爆發的震動，我不知道爲什麼全個上海忽然變得和平常完全兩樣了。南京路的排槍聲立刻引起了廣大羣衆的憤怒的回響，烈士們的鮮紅的血彷彿閃射在長空，像晚霞一樣照耀着每一個市民！就從這一天起，揚子江、黃河、珠江以及全國的大小川流都咆哮起來了，一切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肥漢，都在怒吼的中國面前戰抖着，昏狂着。我

聽到了中國民族掙斷鎖鏈的巨聲，也看到了民族戰士們高燃在天空的民族自由的火炬。現在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我還彷彿是站在一座烈燄騰空發出雷鳴響聲的山之傍。

悲壯偉大的五卅啊，我在這裏對你致最大的敬禮！一切不能忘懷這光榮史頁的青年伙伴們，我在這裏籲請你們在心頭建立起血紅的五卅紀念碑！

時間是這樣飛快地流過去，十一個年頭已經把五卅烈士的血泊沖到遙遠的歷史後方去了。但是由五卅點起的力爭民族解放的火炬，直到現在，仍然是燭照在黑暗的長空，而且它始終在和企圖熄滅它的狂風爭鬥着，它的輝煌的火燄照透了每一個不願當奴隸的人的心，使我們堅強地相信着：中華民族並不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的。

雖然五卅是非常偉大的，雖然在現在我們暫時看不到像五卅時代那樣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壯烈戰景，但是我們却沒有理由說，比五卅更偉大的民族鬥爭

的日子不會到來。民族革命的烈火正在地底下運行，在它衝破地殼延燒大地的時候，我們將看到一切污濁勢力的建築物將會連根燒成灰燼，在廢墟上，一座象徵獨立和自由的民族大廈必然要建造起來，矗立在破曉的天空。

歷史是不會依照舊的軌道兜圈子的，現階段的中國和它的國際環境已經跟十一年前的情形不同。在十一年之前，我們看到世界資本主義還表現着相對的穩定，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還保持着相對的均勢，那時候，民族的利潤榨取者還沒有露骨地變節，能夠和廣大的勤勞者羣和青年學生小市民構築一條對外的陣線，人民也能保持着相當的行動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在今天，客觀的情勢大大地改變了，國際帝國主義正在對中國進行非常殘酷的進攻，特別是東方『強鄰』造成了壓倒一切的對華獨占局面，中國民族在暴寇和漢奸的瘋狂的迫害之下，已經瀕臨了可怕的滅亡線。雖然民族統一戰線正在建立之中，有良心的『上流社會』份子也先後加入民族抗爭的行列，但是許多民族意識麻痺了的寄生者羣仍然在對敵人懷

着無限的幻想，他們畏懼民族革命戰鬥的勃起，甚至比畏懼民族滅亡還更厲害，同時人民連呼吸的自由都被剝奪了，救國運動遭受到了殘暴的摧殘和壓迫。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大眾們所擔負的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就比五卅時代更艱苦更嚴重百倍。

正因為我們是處在這樣的苦難時代，正因為我們所負起的戰鬥職責是這樣地艱辛，我們就要在量的方面擴大作戰的羣衆力量，擴大民族抗爭的聯合戰線，動員最廣大的人民和民族敵人作拚死的決戰；在質的方面，我們更要洗鍊行動的戰略和戰術，磨銳作戰的兵器，提高作戰的效率。在面對敵人的緊要關頭，我們不要忘了運用過去的民族鬥爭的寶貴經驗。就在這樣的意義之下，我們要記起五卅，因為五卅已經爲我們蓄積了無量的戰鬥經驗，雖然在現階段，情勢跟十年前左右不同了，但是關於組織和行動的重要教訓，就在今天，我們還有從五卅學習的必要。

自然，五卅的經驗和教訓是不能滿足今日的戰鬥需要的，因為兩個時代的陣勢並不完全相同，大衆的戰鬥早已踏進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把五卅這幕偉大的戲劇重新上演一下，我們要不斷地從繼續的集體鬥爭中學習新的戰術，吸收新的經驗，歷史的經驗只能做我們的參考。

假如你不輕看現階段的民族危機，假如你能夠循着現實的火光前進，你必然會承認目前最值得我們力爭的，不是個人的派別的利害，而是崇高的民族的利益。一切不應有的夢幻在現在都必須澈底地破除，一切足以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偏見和猜忌在現在都必須立刻地放棄。

在不久的將來，一場壯烈無比的民族戰爭必然要爆發在我們眼前，每一個青年在那時候都有參加戰爭的義務。但在我們還沒有武裝自己的手脚之前，首先就要武裝自己的頭腦。我們要不斷地學習民族鬥爭的理論，同時更參加偉大的民族鬥爭實踐。



在紀念五卅的時候，我們不只是一要回頭看看先烈的血跡放射的光芒，更其要向前展望未來的民族戰爭的火燄。而最重要的是加強並集中我們的戰鬥火力，使民族自由民族獨立的可能飛快地變成現實。謹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平心  
五月廿五日

## 第四封信 私生活和羣生活

親愛的青年伙伴們：

要是我自己不量力地跟在那些『青年導師』後面，告訴你們怎樣一步一步往上爬，怎樣去養成善良的品行；或者學學那些性靈君子的派頭，告訴你們怎樣去寄情山水，怎樣去賞玩風月，也許能夠投合某些人的愛好，而把我看作什麼『青年益友』或『風雅文士』吧。但我在這些地方的勇氣，無論如何是太不夠的。我和你們一樣；正在真理的大海邊摸索着，我需要知道許多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更需要跟許多和我處境大致相同的青年伙伴們，談談一些看起來好像很尋常的問題。以後各位朋友們定然會逐漸明白：爲什麼我不願搬弄教條，或者附庸

風雅，而偏愛說些青年導師或當代雅人所不愛聽的話頭。

我的談話的順序是有點違背向來的習慣，我是要從羣說到私，從民族世界說到個人問題，從外界說到內心，總之，是從大說到小。可是這並不是故意把大問題跟小問題機械地對立起來，在它們當中劃定不可逾越的界線。我只是堅決地認定：不了解羣體問題，就不會真正了解私人問題，不認識外界，也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

假如你依據常識來下判斷，你定然要說我的話未免顛倒事實了：一個人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倒有辦法去過問羣體的問題嗎？一個人連自己的事情都不明白，還有可能知道外界的事情嗎？朋友！我以前也會和你是一樣地想，可是現在我知道這種想法是錯了。

我們多少是受過各種新舊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薰染的。不論是古聖先賢的遺教，不論是遺老名流的箴言，不論是社會上流行的俗見，不論是學校裏的『修

身『公民』一類的課程，也不論是中外鉅子的『成功祕訣』，它們都用各種不同的話頭告誡我們，訓導我們，要我們處處以個人為基礎去進德修業，要我們把一切事業全安放在私生活的修養上。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按照這許多教條去做，或許能夠成功為一個希望希賢的『完人』吧。然而可惜，這許多教條本身一經應用起來，就很可能會轉化為絕好的諷刺資料。你不能武斷地說一個賣國漢奸不會成為孝子，你也不能臆想地說一個貪官污吏不會成為慈父，勤儉美德可以為許多吸血者揮力守不渝，而禮義忠信也可以為許多社會害蟲宣揚最力。不少大老爺們在那裏搜括民脂民膏，去填塞外國銀行的金庫，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小民大講廉潔，提倡『拾金不昧』的美德；不少土司酋長在那裏淫亂民間妻女，實行荒淫無度的縱慾，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小民整頓風化，提倡『男女分途』的古風。朋友們，你不要僅僅以為這是荒唐的矛盾，凡是處處以個人為中心的德操本來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而且也只能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你能夠破費一些時間深入到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去觀察，你必然會發見許多醜惡，許多罪過，都是由大人先生們奉爲天經地義的道德教條製造出來的。

我並不是有意要詆毀那些極講私德的善良的人們，我也承認世上確有不少人在過着潔身自好律己極嚴的生活，他們是不應當列入惡蟲的堆裏去的。但是，朋友，請你想想看，一個人只是在私德上用工夫，就算盡了做人的責任嗎？就能保證他一輩子不變成人間的害蟲嗎？憑着我的經驗，憑着我的觀察，我是不敢勸你作出肯定的回答的。

在封建社會裏，流行着「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的謬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又流行着「律己而後從公」的觀念，它們有一個顯明的共同點，就是以爲必須個人先有了辦法，然後公衆才有辦法；能講究私德的人才能顧及公利。這種沿襲下來的俗見迷糊了無數人的頭腦，使許多人陷在奴隸狀態中而不自覺。



事實是衡量是非的最好權度，當我們能夠撇開那些俗見的影響而去親近事實的時候，我們顯然可以看到一切離開羣體關係孤立的私德節操，都有轉化爲麻醉藥劑的可能。假如一個人只是一味地斤斤於細行末節，而不能把自己的私生活當做大衆的羣生活的一環看待，無論他的心地是如何純潔，無論他怎樣苦行力修，他是斷乎逃不出那種庸俗勢力的網罟的，他至多只能做一個善良的奴才，却不能成爲一個光榮的鬥士。而且正因爲他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看不清民族國家，他就同時看不清自己；正因爲他把自己看做了一切事物一切真理的中心，忘了圍繞着他的羣生活的關聯，他就同時無法理解私生活的真實意義。

我相信每個人的私生活是決不能離開大衆的羣生活而孤立，前者必須完全隸屬於後者；我又相信，一個人只有在集羣的利害之下，只有在集團的生活之中，才能真正鍛鍊自己的善良品格，培養自己的正義精神。要舉出理由來說明這一點是並不難的：首先，你不能否認，在一個戰鬥的集羣中，大衆的意志和力量無論

如何比個人的意志和力量來得堅強雄大，它可以克服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和障礙，把個人引到積極奮鬥的道路上去，這樣就不容許個人陷入無聊的頹廢的生活圈子裏去。其次，當集羣的利害一超過了私人的利害，每個人就很容易拋棄自私自利的惡習，爲力爭大眾的福利而犧牲一己的私利。再次，在羣衆的鬥爭的過程中，爲了爭取及鞏固集團的勝利，必然要造成新的道德風氣，產生新的行動紀律。這種道德和紀律是必須爲一切戰士們自覺地遵守的。最後，在大衆取着一致步伐向前邁進的時候，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必然要跟集羣的思想和行動融洽一致，不容許他懷着空中樓閣的幻想，更不容許他陷入不顧現實的盲動。當我們能夠認清楚集羣利害，看清楚客觀的環境，我們就同時能夠楚認清自己的地位和任務，也就同時能把個人的私生活寄托在合理的基礎上。

然而我們不能不指出，我們所需要的羣生活，不是那種腐爛的寄生者羣的集體生活，而是最有生氣的前進大眾的戰鬥生活。在目前須要動員全國人民建立抗

敵自衛的統一戰線的當兒，我們就應該把私己的利益和能力交付給神聖的民族解放戰鬥，在這種集體的戰鬥中鍛鍊自己的品格，克服自己的弱點。

自然，我們不是說，個人一參加到羣體的生活，就完全喪失了自己認識現實改變現實的自由，可以拋棄自己的私生活而不顧。他應該爲了集羣的利益把他所能想到的，所能做到的一切獻給公衆，他更應該隨時檢查整頓自己的私生活，在消極方面，使自己的利害不致妨礙到集羣的利害，在積極方面使自己更認真更忠誠地爲着集羣——例如民族的勝利而奉獻所有的一切。

朋友，請你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已經把私己的利益隸屬於集羣的利益？你是不是有決心在羣體的戰鬥生活中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好！願你向着這個方向走去；願你緊緊跟住真理。敬祝

康健

## 第五封信 理想和現實

親愛的青年伙伴們：

除非是不可救藥的白癡，除非是失了知覺的病廢，每個人生長在活的歷史河流裏，應該有一定的理想來滋潤他的生活。理想好比是一個帶有極大魅惑力的女神，她最愛在青年人的心靈中旋舞。她能釀成甘美的蜜汁，也能釀造烈性的苦酒；她能帶你走向成功的坦途，也能引你陷入失敗的深淵。

我們常常看見有人拿『理想高超』和『理想過高』來做批評人的兩種絕對相反的標準：一個人爲什麼會成功呢？是因爲『理想高超』；一個人爲什麼會失敗呢？是因爲『理想太高』。這顯然是把理想當作超然的神祕力量看待。對於理想

的本質有沒有觸到半點呢？

理想決不是烟雲一樣，能夠飄空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定的現實生活的反映。戰士們有戰士們的理想，奴才們有奴才們的理想，甚至漢奸們也有漢奸們的理想，理想在本質上是受每個階層和每個人的生活形態的規定，這大約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吧。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理想不是沒有相對的獨立性的，每個人並非受動地接受現實的影響，他可以在客觀條件的容許之下自由地選擇一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構成自己獨立理想，他可以依照這理想去適應現實，利用現實，以至於改變現實。『人爲萬物之靈』固然是把人類神化的玄說，然而人類能夠按着自己預定的目的生存在現實的渦流裏，確實把他從一般的動物區別出來了。一位大思想家舉出的那個有名的蜜蜂築巢和工程師造屋的實例，各位當中也許有讀到過的吧，根據這個比較，我們也可以把理想生活看做人類生活的特有面。如果說，實踐是實



現的理想，那麼，理想就是可能的實踐了。

在這裏，一個問題向我們提出來了：就是怎樣使理想跟現實配合起來呢？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尋常而其實很急要的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否正確，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活健康的狀態。我記得俄國文豪契科夫在他的一個名叫海鷗的劇本裏，寫着一對男女青年，爲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目的終於幻滅，以致演成悲劇的結局。男主角君士坦丁是一個富有熱情和創造慾的青年，因爲厭惡那種平凡的生活和現實主義的藝術，便終日渴想着怎樣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怎樣去發展自己的藝術上的創造天才。他的幻想和熱情居然感動了一位名叫尼拉的青年，她爲了要實現她的藝術的美夢，決然捨棄田園的生活而投入都市的懷抱。然而殘酷的現實不久就將這一對夢幻者的理想擊得粉碎了，悲劇的男主角到頭是用一枝手槍結束了自己的酣夢，而女主角也終於回到她原來的老地方——田園中去了。

什麼力量殺死了君士坦丁這個可愛的青年呢？什麼東西使得尼拉這個可憐的姑娘飽嘗着幻滅的悲哀呢？『是萬惡的社會』！『是殘酷的現實』！從我的親愛的讀者當中大約可以聽得到這兩句回答吧。

是的，不管是在十九世紀的俄國，不管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殺害青年人苦惱青年人的，總是『萬惡的社會』，『殘酷的現實』，我們熱望着有一個供我們自由採食花果的樂園，然而社會偏在我們四周設立無數的黑暗的牢籠；我們渴想一杯甘芳的蜜汁，然而現實偏給我們一杯惡味的苦酒。有什麼法子解除這些苦痛呢？名士們教我們寄情風月，佛教徒教我們看破紅塵，基督教教我們忘却現實的痛苦，記着死後的天國。我們能夠走這些道路麼？我們能夠讓自己的生活患着麻痺症嗎？

不能的，我們自己所受的痛苦要求自己用合理的法子解除，我們不要把一切罪過，一切過失，一切苦痛的根源都推給社會，諉諸現實，閃避自己應負的責

任。爲要解決自己的理想和客觀的現實的矛盾，第一步我們就得認識環繞着我們的現實。

現實是包藏着萬種矛盾流變不定的川流，它有它的黑暗面，也有它的光明面，它在今天可以給罪惡統治，在明天也可以給正義主宰。你得看清楚這許許多多的矛盾運動的規律，你得親自投入它的懷抱，數清楚它的每一根骨骼。你得把它當作深厚的鑛藏看待，進行有系統的發掘，一直發掘到底。當你確實有把握認清楚現實的面目和內臟的時候，你就已踏上了生活勝利的第一階了。

朋友，我並不是說一個人只要認識現實就夠了。不相信天上有萬能上帝的人可以做宗教的宣揚者，不相信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永久存在的人也可做資本主義的辯護人。雖然我們不能說他們已有澈底的認識，但是他們能夠相當地認識現實，在心頭勉強地默認真理，總是不可否認的。所謂現實的認識果真能夠保證一個人的生活遵循現實的發展法則嗎？

我以為如果缺少了一個最重要的補充，對於這問題是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的。這個補充就是：我們要使對於現實的認識轉變成鐵一般的實踐。

許多人主張忠於現實，主張不違反現實。這在某一方面來看是對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了現實也有醜惡，有黑暗，我們不能做歪曲現實的罪人，然而我們也不能做對現實屈服的奴才。克服現實，變革現實，把現實依照合理的標準改造，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逃避不了的責任。

是的，在變革現實改造現實的過程中，我們不能不有中心的正確的理想。這理想應該是屬於大眾的，然而它却必須通過每個人自己的認識和實踐發揮它的作用。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最高的理想來做改進的指標，這個社會就必然成爲死氣沉沉的暗窟，如果一個人沒有最高的理想來做實踐的目標，這個人就必然成爲醉生夢死的廢物。我們決不應害怕『理想太高』一類的譏嘲，只要這理想是不離開現

實的法則的，只要這個理想確乎是有利於大眾的，我們就要使出所有的氣力，使它正確地體現在實踐的生活中。

讓我們讚美那變更人類命運的偉大的理想，讓我們爲這個崇高的理想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敬禮！

平心

六月十日



## 第六封信 大眾和大眾化

親愛的青年伙伴們：

當少數寄生蟲的腐爛制度到了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大眾的勢力就像洪濤一般澎湃起來了。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在新舊歷史的交界線上，大眾的怒吼震碎了一切仇敵們的心膽。從鋼鐵般的大眾行列裏放射出來的熱力，正在把世界重新熔鑄，正在轉變為照明全世界的偉大光燄。我們的時代到底是屬於大眾的啊。

大眾的力量從古到今都是不可輕侮的。給奴主們完全鎖鑄着的古代奴隸也會經嘯聚起來，舉行過震天動地的叛亂，他們雖然不免失敗下來，但是他們的壓迫

者到頭也是精疲力盡不能繼續作威作福了。奴隸們的戰鬥精神後來爲農奴大衆繼承了；他們用長期的流血戰爭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封建地主和僧侶們。雖然後來得到勝利的不是他們，而是另一羣人，可是他們的後繼者——勞動大衆和他們的同盟軍，在日後重新點起了抗爭的烽火，這無數後起的戰鬥大衆比起先前的奴隸和農奴們是進步得多了，因爲正確的戰鬥綱領和高強的戰略戰術就保證了他們的勝利前途。

目前有兩條陣線正在進行殘酷的戰鬥，一條是極力維護舊世界的惡蟲陣線，另一條是拚命創進新世界的大衆陣線，爲着變更自己的運命，爲着改編人類的歷史，世界的大衆顯然是團聚在兩個鮮明的旗幟之下進行大規模的抗鬥，那就是反對一切殘酷野蠻的奴隸制度！反對製造大量死亡的戰爭制度！

中國的大衆目前正在空前的大災難之下過日子，民族危機的緊迫，貧困和饑餓的擴大，自由和生存權利的喪失，把大衆推到了不是戰勝便是死亡的懸崖。事

實證明出來在進行抗戰的過程中，中國的大衆並不比世界其他各地的大衆怯弱些。以往的戰績不用追溯，在最近，爲着反抗民族敵人的瘋狂掠奪，成千成萬的青年大衆和勤勞大衆正在蜂湧起來舉行堅苦卓絕的神聖民族戰鬥。這偉大的戰鬥已經成了世界大衆戰鬥的一個有力支流，它喚起了全世界的廣汎同情，它使敵人感覺到了重大的不安。一切不願當臣僕當奴才的上層社會份子目前也正在參加大衆的戰鬥行列。依照顯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徵兆看來，有誰能否認最後勝利的光榮將落到中國大衆的頭上呢？

大衆勢力的勃起動搖了寄生者羣的社會利益，這一夥惡蟲們唯恐大衆完全清醒了，唯恐中國將來掌握在大衆手裏，所用盡了一切卑劣殘暴的手段來阻止大衆的向前行進，來破壞大衆的戰鬥行列。大衆要求驅走暴寇制裁漢奸，他們的仇敵却誹謗他們是『受人利用』。大衆要求取得生命自由的保障，他們的仇敵却蔑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大衆要求發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他們的仇敵却

一口咬定他們是在破壞『國粹』。

大衆能夠忍受那種卑污的迫害和誣蔑嗎？決不！他們必定要用最有把握的戰術頑強地抗爭到底，直到一切內外仇敵全部殲滅。

沒有比大衆勢力的擴大更能引起我們的興趣的。以前大衆是被嘲笑爲『蠢如鹿豕』的，可是現在即使是大衆的仇敵也不能不承認大衆力量的偉大，甚至在口頭上也要掉幾句『大衆』腔了。『最後笑人的才算是笑得最好的，』現在大衆已經到了該笑的時候了。

然而在敵人的勢力還沒有殲滅之前，大衆是不能大聲地笑的，他們要把全部的膂力和智慧在戰鬥的火燄中鍛鍊得比以前更堅強，他們要把中國民族要把自己從敵人的暴力迫害之下完全解放出來，爲的是要準備一個更大的更好的笑。

在大衆用血和肉築起新的長城的時候，是不是容許我們站在大衆的戰鬥行列以外呢？是不是容許我們僅僅在口頭上說幾句恭維大衆頌揚大衆的漂亮話呢？

不！一千個不！

我們需要生活大衆化，思想大衆化，行動大衆化！

大衆化決不同於平民化，平民化是少數闊老們實行偽善欺騙大衆慣耍的一套醜把戲，他們希圖借這套戲法來遮掩他們自己的貪饞面目。而大衆化却是一切願意參加大衆行列中的份子自己的事兒。

怎樣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成爲真正的大衆化？

首先，你得把自己看做大衆的一份子，不要以爲大衆是你以外的一羣人。你得深入到大衆的洪流中，和各式各樣的同胞們接觸，和他們共同呼吸，共同感覺，使你完全養成集體生活的習慣。一切利己的根性和主觀的偏見只有在大衆生活的海洋裏才能澈底洗除。

其次，你得絕對尊重大衆的利益，大衆的利益不是和平得來，而是要由大衆自己爭取的。因此你得親自參加大衆的戰鬥行列，爲了大衆的自由和幸福而能夠



犧牲自己一切的人，是最光榮的戰士。

是的，在大衆中有前進的，也有落後的。我們不能遷就落後羣衆的需要而妨害了前進大衆的利益，我們要加入前進大衆的隊伍裏，去衝鋒陷陣。然而我們不能忘却落後的一部分，我們要用所有的力量去覺醒他們，推動他們，使他們能夠覺悟到自己痛苦的由來，明白自己的歷史任務，和大家一同作戰。

我們需要一個由大衆治理的中國，也需要一個歸大衆所有的世界，這樣的一個中國，這樣的一個世界，是必需要用大衆自己不斷的抗爭才能創造出來的。

敬禮！

平心  
六月十七日

## 第七封信 學習高爾基

親愛的青年伙伴們：

在我執筆寫這封信的四天之前，有一顆最偉大的星從真理的天河裏隕落了。這顆大星的隕落在麻木了的中國新聞界（少數的報紙是例外）差不多是沒有什麼感覺的。在許多日報上，你得耐心地去找，才可以發見用小號字標題報告高爾基死訊的新聞，這消息當然也不能在那些夢想『象牙之塔』的人們當中引起任何反應。朋友，高爾基的死，在某些人眼裏是抵不上美國大盜地靈格的死，甚至抵不上狗明星琳丁丁的死。在萬分的悲痛之中，我感到了一種難抑制的羞憤。

高爾基不爲早年的肺癆菌殺死，也不爲革命前的沙皇殺死，竟然活到了六十

多歲的高齡，親眼看到了祖國揭開了新的歷史序幕，看到了世界新的正義高潮騰漲起來，安然地撇開億萬的永遠不能遺忘他的人死去，我想他在斷絕呼吸之前的那一剎那間，是應該感到滿足的。這個巨人的死向全世界宣佈了：他的勝利將由未死的人繼承下去，他的智慧遺產將由後代的人接受過來。

我們有權利繼承高爾基的勝利，接受高爾基的遺產，因為這個天才是屬於全世界的。我們也有權利向高爾基的光輝生涯去學習，並且把他看做新類型的最高典型，因為這個巨人的偉大性是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線的。

高爾基的偉大性並不是抽象的，而是由許多具體的條件鑄合成功的。我在這裏，不能指出他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我要離開藝術的範疇，把這個典型的光明化身的幾個重要特徵綜合地加以說明，爲的是要使我們更清晰地認識高爾基，也爲的是要使大家更便利地學習高爾基。

假如我們像那些專談『名人成功祕訣』的庸俗者流一樣，依據『吃得苦中苦，

方爲人上人』之類的教條來說明高爾基成功的原由，那簡直是對這位巨人莫大的侮辱。高爾基到死也沒有做過『人上人』，也不會踏在大衆的頭上來戴上他的藝術王冕。他是從大衆當中出來的，而且始終是站在大衆當中。他的最大的光榮，就是他能夠做一個代表大衆感觸、代表大衆呼吸的『人間人』。

各位想必知道，高爾基是一個流浪兒出身，他曾經幹過多種多樣的行業，也曾經接觸過各色各樣的人羣。然而他畢竟沒有成爲一個『馬浪蕩』，也沒有成爲一個『江湖英雄』，他的無比豐富的生活經驗使他日後成功了一個最卓越的時代號手。這當中並沒有什麼『祕訣』，唯一的理由只不過是：他能夠用批判的戰鬥的精神克服卑俗的污濁的環境，吸收現實界的大量的光和熱。他拒絕了一切罪惡勢力對他的引誘，踐踏世俗的『成功哲學』，像踐踏着爛草一樣，並且永遠地向着一個光榮而偉大的目標前進：把俄羅斯改造過來，把全人類改造過來。

在他全部的作品和言論當中，都充滿了對於黑暗的咒咀，可是從這咒咀當中

却透露出了他對人類的熱烈希望，他始終不悲觀地企圖變革那被塗污了被歪曲了的人性，他作出了許多永遠磨滅不了的關於未來光明世界的預言，作爲一個預言家的高爾基，在人間是已投下了一道耀眼的閃光，這閃光並不因爲他的死而消失了。

高爾基的全生涯是在不息地追求真理，他愛發掘現實界的祕密。『這爲的什麼？』爲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這就是他在探索真理的途程中的經常自我發問。他不只是要不斷地找求正確的答案，而且還要在找出答案之後把真理分給大衆，因爲在他看來，真理是應該屬於大衆的。

高爾基把革命看做真理的最高峯，他把他的全部天才和毅力都獻給了革命。雖然有一個時期熱情是蓋過了他的認識，使他曾經和他的模範的革命友人暫時分開了，然而他就在這時也沒有忘情革命，當他發覺了真理是在友人一邊的時候，他巍毫不憐惜地拋棄了自己執拗的成見，和革命的大衆站在一條戰線，爲鞏固並

發展革命的勝利而繼續作戰，他的忠於真理忠於革命的偉大精神，證實了他的成功並不是出於偶然的。

『我是爲反抗來到這個世界的』，高爾基這句豪語決不是無目的的自誇，他確實能夠依照這句話去做，他曾經反抗過國內的暴君和官僚制度，反抗過人榨取人人壓迫人的黑暗制度，到了暮年，他更和全世界最有生氣的人羣，反抗法西斯的橫暴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他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血輪都充塞着正義的液素。

這位巨人爲了大衆的福利一直工作到死，即使是他的敵人也不能不驚歎他的偉大。從蘇聯的每個一角落裏，從世界的每一個國度裏，都有無數的手向這位巨人伸過來，爲的是要接受他的智慧之果，爲的是要對他表示無上的敬意。假如壽命是可以用一種類似輸血的方法，由別人身上輸入這個天才的體內，我相信必定有千百萬的青年人和壯年人，願意獻出他們的壽命幾分之幾的。



這顆大星終於在我們面前隕落了，我們要悼念他，就不能不學習他親近現實  
變革現實的精神，他追求真理捍衛真理的精神，他愛護正義獻身革命的精神。

敬禮！

平心

## 第八封信 以集團主義戰退個人主義

親愛的伙伴們：

中國民族革命的巨潮推動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發展，五四時代的個人主義早就遭受了嚴酷的清算。你們也許會記得，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革命的領導團體喊出了『只有集團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口號在革命羣衆中間作成了行動的基本紀律，所以革命能夠像燎原的大火一樣向四方開展。然而不久這口號就給一部分人扔到暗角裏去了，少數英雄們藉着巧取豪奪的手腕造成了高高在上的權貴地位，踐踏在大衆頭上像踐踏着螻蟻一樣；『自由』對於少數人變成了釀造無量罪惡的酵素，而對於大多數人却變成了和它本來面目剛剛相反的

鏹鏹。於是許多人在這殘酷的事實面前，發出悲觀的歎息了。

有人說，中國的民族性太惡劣，狂放的名利慾和支配慾容易迷亂着領袖們的頭腦，使他們在攫取了『生殺予奪』的權力之後，不能不犧牲大眾的福利來滿足個人的私慾。所以任何一班角兒登台，中國都是無望的，甚至還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危險。由這種悲觀的論調出發，就必然要否定中國革命的前途。

又有人說，中國民衆的政治知識和文化水平太低下，要使中國走上『民治民有民享』的德謨克拉西道路是不可能，而且不應該的，所以整個國家應該交給極少數『傑出的人物』用獨裁的方式統治，什麼國家大事是不應讓民衆過問的。由這種奴才的論調出發，就必然要取消人民大眾爭自由的戰鬥。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擊破這一類荒謬的論調。前一種說法是站在純粹觀念論的觀點上來觀察中國民族的前途，它根本抹煞了中國前進羣團在改造民族的實踐過程中所起的能動作用，它看不清楚把中國引導到苦難的地獄中去的，不是不

可變更的民族性，（事實上，世上決沒有不可改變的民族性，俄國的民族性在革命前是被認為『憂鬱的』『殘暴的』，然而現在不是全然變了樣嗎？）而是某一羣人受經濟政治利害決定的自私自利階層性。後一種理論是盡量發揮中外的暴力主義，它根本否認了民族國家和人民大眾的不可分性，它不知道或者是有意不承認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可以由少數暴力者治理得好的國家。秦始皇、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這些帝王們的確曾經奠定了武功蓋世的強盛國家，然而在他們統治之下的人民究竟是怎樣呢？墨索里尼、希特勒、皮爾蘇斯基（已死）、陶爾斐斯（已死）以及最近一身兼五相職的梅達克薩斯（希臘首相）這些怪傑們的確樹立了他們獨斷獨行的政權，然而他們治下的老百姓究竟是幸福呢，還是受難呢？

朋友們，我們不能再忍受那些對於中國民族的自己侮辱，（當然我們更不能忍受加給中國民族的外來侮辱），我們也不能容忍中國民族給少數獸性主義者繼續姦污。中國是人民大眾的中國，它是哺育我們懷抱我們的母親，我們怎能讓那

些不肖的家人把她出賣？怎能任憑少數的內賊們把她隨意糟蹋？

起來，兄弟姊妹們！結成一個龐大無比堅強無比的人民營陣，把中國從腐敗的個人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惡魔手中奪回，交付給偉大的集團主義！

在推動民族解放戰鬥的過程中，向我們提出來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怎樣使人民大眾成爲民族自衛戰的基本部隊？怎樣切實保證人民大眾的自由和利益？我們應該深信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後目的是爲了要澈底解放人民大眾，不是繼續維持少數獸性人物的利益，因此民族戰線是應該盡量發展民主的氣氛，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讓集團主義成爲這偉大戰線的基礎，征服一切個人主義奴隸主義的偏向。

在長期的有毒的武斷宣傳之下，在各式各樣的欺騙矇蔽之下，陳腐的英雄主義和個人主義甚至把許多聰明有爲的青年也麻醉了。希特勒對中國民族作了使我們永世不能忘却的侮辱（見他的自傳我的奮鬥），而那些無恥的傢伙們却歌頌他爲

蓋世的英雄（像某大學校長還推荐他的自傳），使一部分青年也變成了希特勒之類的英雄的崇拜者。在民族已給敵人擺在刀俎上隨意切割的時候，那些投降主義者訓誡青年不可『妄動』（所謂『妄動』就是參加救國運動的別名），專門『修養』個人的身心，許多青年也就在這種訓誡之下變成爲十足的怯懦者，甚至被收買充當破壞救國陣線的漢奸。朋友，你們不要忘記了這就是那些民族叛徒和武斷宣傳者在青年大衆中所造成的可恥罪惡！

一切有決心充當民族衛士的青年，在今天必須堅決地反對各種以個人或少數人凌越大衆的武斷宣傳，必須站在集團主義的立場上認識清楚個人和大衆的關係。應該擁護那些真心爲民族獻身的羣衆領袖和民族英雄，然而他不應該盲目地迷信那些爲了私己的利益而出賣大衆的豪強；他應該在戰線上充分發揮個人的戰鬥力量，然而他不應該把自己估量得比大衆更重要。

在目前，民族戰線以至全個民族本身就是偉大的集團，這集團可以容納各種



的社會成份，像鉅大的熔爐可以容納各種金屬物一樣。如果有人有意地或無意地毀壞這熔爐，他就應當受到應受的懲罰。

在民族的熔爐中鍛冶出無數爲民族的生存衝鋒陷陣的青年戰鬥員，造成足以抵抗一切姦污民族的獸性人物的偉大力量，乃是保證中國民族革命勝利的基本條件。我們深信，只要中國一旦掌握在前進集團的手中，只要集團主義澈底戰勝了個人主義（包括英雄主義，利己主義、奴隸主義、家族本位主義等等），中國就決不會再沉陷在腐敗的奴隸狀態中。它將完全改變原有的面貌，成長爲一個最有生氣年青的國家。

朋友，要用集團主義爭取青年的中國的實現，首先必須參加民族自衛的聯合戰線；我們不必『祈求戰死』，然而應該具有戰死的決心。當最末一次的勝利從地平線下湧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完全脫去了奴隸的衣服了。

暫時就只能說到這里爲止，在下一封信里，或者我們要談到個人的修養問

題。

敬禮！

平心

八月九日

## 第九封信 個人的生活責任與修養問題

親愛的伙伴們：

我們頌揚集團主義的偉大，排擊個人主義的罪惡，然而我們却並不是以為個人在集團生活中沒有任何自由，更不是以為個人問題可以全不過問。個人的生活雖然應當包容在集團生活之中，可是這兩者並非互相對立的。只有使集團成爲大衆參加抗戰的統一戰線，使個人成爲站在這戰線上獻身的鬥士，然後羣生活和私生活才在活的歷史川流中交互統一起來了。

一種不幸的機械主義的誤解，常常凝結在某些自命爲唯物論者的頭腦中，這就是以爲個人的生活和意識既然受着社會存在的決定，他就絕對沒有意志自由可

言，因此他的功罪、是非、善惡、忠奸都不能由他個人負責，他充當救國志士，應歸功於環境，他變成賣國漢奸，也應歸咎於社會。這樣的見解好像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了，但是可惜它經不起真的唯物論的光線一照。假如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生活言行可以完全不負責，假如個人沒有選擇是非功罪的半點自由，那人類的歷史就應該完全是上帝御造的，而散佈在全世界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也成了沒有『靈魂』的『機械人』了。真的唯物論堅決地斷定個人的生活形態和意識活動是受着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的規約的，然而它却不否認每個人在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容許的限度之內，有選擇自己的生活路向的自由。在充滿着複雜的矛盾的社會中，正義和罪惡，光明和黑暗，真理和愚妄，革命和反動……原是在不斷地捲起鬥爭的浪潮，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或遲或早要捲入這些浪潮之中。要是他能選擇進步的道途邁步，他就成爲光榮的戰士；要是他選擇墮落的道路走去，他就成爲罪惡的俘虜。是的，一個人成爲戰士，抑或成爲俘虜，是由於許多偶然

的條件（他的階級地位、職業、身分、交友環境、家庭環境、教育環境等等）決定的，然而這許多偶然條件是必須通過他的意志和認識才能發生正或負的規約作用的。你能說楊靖宇、趙尚志、李延祿、……這許多民族英雄不是由於他們個人有決心爲民族而艱苦奮戰，才去抗敵的麼？你能說鄭孝胥、殷汝耕、李守信……這一夥十惡不赦的老少漢奸不是由於他們甘心視顏事敵才去賣國的麼？如果以爲這兩羣人的忠奸是生性如此的，那就是十足的宿命論的見解。如果以爲這兩羣人相反的行徑，是完全由於環境鑄成的，那就是環境靈物崇拜的思想。反對宿命論和環境靈物崇拜主義，乃是每個青年向光明境界邁步的必要的戰鬥勤務。

哦，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了個一最慘痛可哀的例子了。十多年前在俄國革命的戰地裏，活躍着幾位才能出衆的英雄，他們出死入生地和許多戰士一道爲推倒沙皇的專制和布爾喬亞的統治而奮戰。他們也曾經建樹了相當輝耀的革命勞績。可是等到革命獲得了鉅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展開了新的天地之後，這一夥英

雄們却變成了革命的背叛者和社會主義的咒咀者了，他們勾結國外的敵人企圖造成反革命的恐怖，用暗殺等殘暴的手段加到先前同道的戰友頭上，如今在革命的法庭前：供認自己的罪狀，聽受最後的裁判了，這是他們在做革命英雄的時代絕對料想不到的吧。當他們參加革命的時候，不能不服從革命集團的利益（自然他們當初也會經違反過集團的利益）；當他們背叛革命的時候，他們就以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來危害革命集團的生命，說他們前後的生活行徑判然不同，是完全由於環境的兩樣，這是對的嗎？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們由革命而墮落到反革命的泥坑，由戰士而變成叛徒，和沉澱在他們頭腦生活中的沒落階層的意識積習，是脫不了關係的，權利慾、領袖慾以及對社會主義勝利的恐懼與妒忌，正是沒落的市民和小市民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殘滓，這種意識形態老早就攔住了他們的靈魂，不過到了後來才發展成爲背叛革命的慘劇罷了。

這一幕驚人的慘劇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個人不但必須參加着集團生



活，而且必須經常加強個人的生活意識的健康性，因此我們不必怕談個人的「修養」，個人生活雖然應該附屬於集團生活，但這却不是說兩者就完全相等。例如一個參加民族革命戰鬥的戰士是以民族統一戰線（或人民聯合戰線）為自己所屬的集團，他每天依照戰線的綱領，遵守集團的紀律，為推動抗敵鬥爭而過着艱苦的生活，他的呼吸和大衆的呼吸融成了一氣，他的每一部分器官每一條神經纖維在行動中都成為集團所有，甚至他的生命和自由也是交付給集團，——救國陣線。然而這是不是說他的私生活和個人的特性就全然取消了？不的；因為第一，每個人不是生來就十全十美的，他必然有許多缺項和弱點流露在羣生活和私生活之中，只有在關聯着集團利益的原則之下，不斷地克服這些缺項和弱點，才可能使他自己成為戰線中最有作戰力的一員；第二，各個人在生活上的需要不會彼此一致，而他們在能力上和認識水平上也不會彼此相等，只有在配合着集團的多方面需要的原則之下，盡量發展每個人的能力，提高每個人的認識水準，及滿足每個

人的正當需要（當然在集團沒有取得最後勝利之前，要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才能使集團得到健全的發展。

基於戰鬥分工的鐵則，生存在現時代的每個中國人，就應該永久地爲着集團的神聖戰鬥事業——在目前的中國，最主要的是神聖的民族解放戰鬥，而執行自己所能做的工作。在工作過程中，他不但應當盡一切可能去發揮自己的戰鬥力，而且他應當學習怎樣去鍛鍊自己的能力，充實自己的認識，健全自己的私生活。這樣才可能在集團生活的洪爐中鍛冶成爲優秀的戰士。至於每個人應當怎樣鍛鍊自己，充實自己和健全自己，在以後我們還是要談到的。

敬禮！

平心

八月廿五日晨

## 第十封信 均等化原理與平等原則

親愛的伙伴們：

這兒先讓我向你們說一個並非虛構的故事吧：

大約在兩三年之前，有一位德國著名的傳記家叫做魯德維希的曾經訪問過一位大政治家薩里奧諾維支，他們談論到未來社會的個人勞動和個人需要的問題。當那位傳記家聽到那位政治家反對均等化的思想的時候，他表示非常驚異，因為在他想來，均等化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可是被訪問的政治家却從容地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作懇切而深刻的解說：『有人以為在新的社會中，所有的個人都分配着同量的麵包和衣服，和同一質量的日用品，其實這樣的社會主義是

爲我們所不承認的。我們只承認，在社會層級沒有完全廢除之前，在勞動沒有成爲娛樂化之前，許多人總是希望別人比自己多做一些。在層次差別沒有完全消滅之前，人民應該按照他們的才能，按照他們的生產效力而享受着生活資料，這是社會主義在最初一個階段的公式。可是到社會主義達到最後階段的時候，隨便那一個都可以做他所能做的事，因此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目的。顯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需要，有的需要多些，又有的需要少些。革命的共同主義從來不否認個人在嗜好與需要的種類和多寡上有着千差萬別」。

由這段答話使我聯想起在六十年前一個大思想家批評一個有名的政治綱領的名言，他痛烈地駁斥均等化原理是不合理的。這種反均等化的理論不但可以向大家說明社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也向我們指出了下面的真理：即人類生活在現實世界裏，雖然有着共同的慾求，有着共同的人性，可是個人與個人之間不論在能力上，勞作上，需要上，都是有着差別的。在未來的社會中，尙且不能實現人類之

間的均等化生活，現在社會里，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的生活都是按照不平衡規律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異就顯得分外深刻。在智慧上，有的人是天才，有的人是低能；在職務上，有的人擔任最高的指揮，有的人執行一部分細微的工作；在需要上，有的人要求着工程學的知識，有的人要求藝術的陶冶。此外如習性、嗜好、工作効力等等，即使是屬於同一社會層的人也是表現着不齊一的。

正因為人類的生活各方面是表現着高度的不平衡性和複雜性的，我們就不能把人類當作一個抽象看待，我們首先要從社會的層次差別去觀察各種不同的人羣，其次更要具體地分別出每一部分人以至每一個人的特殊的生活和需要。許多人不能理解這一點，抹煞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於是發生了兩種誤解：有人說，既然人類是應該平等的，大家就得依同一標準幹着同一工作，享受着絕對同一的生活，誰也不應充當領袖，誰也不應屈居於羣衆的地位。誰也不能比誰多穿一件衣服，誰也不能比誰少看一次電影。同樣，在道德上，一切的人都應該按着同一的

規矩生活，一定不移的道德準則必須範圍着全人類的行爲。又有人說，既然人類都不能離開社會生長，必須參加着集體的生活，那麼每個人就沒有理由要求個人生活的改善，所謂個性的發展，不但是多餘的，而且也是不應有的，因為集團的生活會消滅個性的差別，而個性的發揮恰恰可以妨礙集體生活的利益。

你能承認這兩個見解是對的嗎？一點不誇張地說，這一類的看法是似是而非，而且是澈頭澈尾機械式的，因為它們是基於如次的錯誤上，即是平等原則和均等化原理互相混淆了，使個人的生活和社會的生活互相對立了。

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慣於替寄生制度辯護的紳士們，往往咒咀那個新的社會，說在那裏仍然容許個人的享受與待遇有各種的差別，那就明明是違反社會主義的平等原理的；又說在那裏個人完全成了一部大機械上的小螺釘，個性和天才無法發展了。用這一套妙論來攻擊歷史的變革，來哄騙羣衆死心踏地服從舊社會秩序，我們是聽得厭煩了；然而最雄辯的現實却告訴了我們一種相反的事理：



在人與人之間劃定許多不可逾越的地圈，把大多數人當作牛馬去爲少數肥漢們製造補品的，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和各式各樣的剝削制度；埋沒無量數的天才，壓制個性的發展，使億萬人過着奴隸的生活看不到自由的陽光的，也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和各式各樣的奴隸制度。反過來，在另一個世界裏，各個人却能按照他的工作效能，按照他的才力活動而取得應有的生活享受，每個人都有充分的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發展自己的優良個性。你能說這不是鋼鐵般的事實麼？

我們應該毫不諱言人類間絕對的齊一性在現實歷史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反對空想的素朴的均等化原理；我們又應該承認個人並不因爲參加集體的統一生活而消失了他的個別的特性，因此要反對個人生活的機械化理論。然而我們却不應由此引起誤解，以爲人類間的不平等現象是應讓他永久存在的，以爲個人，可以自由地發展他的各種無理慾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成爲幾千年來治者羣維護自己的支配地位壓制人民的傳統理論，而個人絕對自由不受社會干涉的

思想也成爲初期布爾喬亞增大利潤收入的理論根據。這一類的理論是替罪惡辯護的。我們必須在克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過程中去發展每一個人的才能，滿足每個人的合理需要。同樣我們也應該在廢除桎梏和剝奪個人自由的社會組織的原則之下，去找求個性發展的機會。

敬禮！

平心  
九月十二日

## 第十一封信 揭起神聖的民族革命旗幟

親愛的伙伴們：

「只有甘心做文字奴隸的人才會拘泥一個名詞一個定義的爭執。我們却是要具體地辨認一切事物的正面和反面，真實和虛假，然後擇定我們認為對的一面按照現實的法則去奮戰」。

記得一位巨人曾經這樣對他的戰友說過，現在這番不可磨滅的教訓又在我面前閃出新的光輝了。我忽然想到了有有些人到現在為止還是斤斤在一個名詞一個字面上計較，而忽視了當前重大的情勢和緊急的任務。他們慣會用過高的美麗堂皇的言詞掩飾自己逃避現實的過失，他們似乎寧可讓敵人來征服中國民族，却不

願讓別人用真理來說服自己。不久以前，有人曾經在「和平」「侵略」兩個名詞上大做其文章，說國際聯盟是百分之百的強盜侵略機關，在它身上找不到半點「和平」氣味。又有人因為「國防」這個字眼為帝國主義使用得爛熟，反對把它應用到目前的中國。此外更有人討厭「愛國」這個說法，為的是「國家這東西跟被壓迫人民不相干」，還有人痛罵「全民戰線」為「庸俗的叛徒口吻」，為的是它「背反了革命原理」。我們沒有許多閒餘的工夫和這一夥高談闊論的字面主義者爭辯，我們只能對他們說：擦一擦他們的眼睛，站在現實的鏡子面前，照一照自己的臉孔吧，等候不講情面的歷史來判斷誰是誰非吧！

我知道，假如字面主義者，看到有人在提倡民族主義，他們一定又要大搖其頭，甚至大濺唾沫表示痛憤吧。然而我們可不管這些，因為我們所提倡的民族主義跟他們所想像的民族主義是不相干的，在資本主義頭腦中盤旋着的民族主義是沾滿了血污的侵略主義，而在被壓迫民族的戰士心中燃燒着的民族主義却是對抗

侵略惡魔的革命火燄。

先讓我們看一看反面的事實吧。

帝國主義者總是慣愛用『愛國』『民族精神』和『民族主義』來哄騙被治的人民大眾的，他們說：我們的民族是優越的，因此我們有理由排斥『非我族類』的異邦人，有理由征服『劣等的』『野蠻的』民族，我們的血管裏不應混有半點野蠻民族或卑劣民族的血液，否則，就損害了我們民族的尊嚴與純潔。我們要不分階級激發高尚的『民族情操』，去為實現我們的大民族精神（如大日耳曼精神，大斯拉夫精神，大和精神等等）而戰。為着要掠奪殖民地，毀壞世界和平；為着要搶奪贓物，發動復仇戰爭；同時為着要和緩被壓迫大眾的憤恐，使他們熄滅對內反抗的火燄，帝國主義者便盡力宣揚民族偏見和愛國主義，上一次的世界大屠殺便是這樣鼓動起來的，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也是用『文明民族』向『野蠻民族』『宣揚文明』這一套理論來掩飾侵略者的強盜行為。在德國，納粹們把

民族偏見在羣衆中大量地蒸發，他們教民衆仇視拉丁、斯拉夫等民族。鼓動羣衆用殘暴的方式排斥凌辱猶太人，甚至當他們宣傳反蘇聯的時候，也把布爾雪維克和猶太人牽在一道咒罵。在他們的領袖希特勒先生的自傳我的奮鬥中，把中國民族斥責爲不可救藥的『劣等民族』。所有這些，就是帝國主義強盜們所宣揚的『民族主義』。

現在又臨到我們來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了，然而我們的民族主義不但和國際強盜所宣揚的民族主義沒有絲毫的共同點，而且剛剛是後者的反面。

我們提倡的民族主義首先是一面反對異族侵壓的民族自衛旗幟。我們不能讓敵人來繼續劫奪沾污我們的土地，不能讓敵人來繼續危害和斬絕我們的民族生機，因此要求全民族的男女老少團聚在一條戰線上爲擊退敵人的進攻而戰，爲收復失地剷除內奸而戰，爲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而戰，把全民族從奴隸的狀態中救拔出來，重新恢復已經喪失了的民族健康，並且在政治經濟上建立完全自立的



國家，這是我們所要發揚的民族主義的第一義。

然而中國民族是不能離開世界孤立生存的，我們決不仇視任何民族，我們只反對那些對中國作橫蠻侵略對本國的可憐同胞作殘酷壓迫的喝血者。我們願意用兄弟般的愛和一切同情我國民族解放的民族和友邦實行反侵略的大團結，反對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進攻，雖然我們目前主要地是集中火力抵抗最兇惡的民族敵人對本民族的侵略，但是我們願意參加反帝國主義和侵略勢力的國際大同盟。因為這樣，才可以取得國際友人的援助，也只有這樣，才可以共同粉碎世界公敵的侵略陣線。站在弱小民族與和平勢力的聯合戰線上爭取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共同解放，是我們所要發揚的民族主義的第二原則。

我們反對偏狹的民族誇大狂，我們同樣也反對所謂民族本位的文化道統，因為我們認為中國民族是只有不斷吸收先進的新文化養料，揚棄舊文化生活，才能使它脫離落後的亞細亞式的積習，而踏入文明生活的境界。但是中國人民要完全

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首先取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中國民族必須獨立地自主地發展它的文化，它應該有它特有的文化形態（如文字，藝術等），應該發揚它最優秀的文化遺產，這些是不能受別民族的干涉的。自然，中國民族文化的獨立性並不是永遠存在着的，在未來的共同社會中，民族的界線逐漸消失，那時候中國文化的特殊性也會消失。爭取中國文化充分的自主的發展，提高中國人民大眾的民族自信力，這是我們所要發揚的民族主義的第三原則。

中國境內包含着許多民族，它們在目前同樣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之下，我們必須建立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反帝統一戰線，在消極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政策，在積極方面爲爭取各民族的一致解放而共同奮鬥。我們不但要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完全的自決權。爲實現國內各民族的平等與獨立而推進各民族的解放運動，實行真正的民族自決政策，這是我們所要發揚的民族主義的第四原則。

在神聖的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一切愛護祖國的人攜手起來吧！向着我們共  
同的第一號大敵宣戰吧！

敬禮！

平心  
九月廿六日

## 第十二封信 國際主義的頭腦和世界的眼光

親愛的伙伴們：

幾年前，我讀過一本專講昆蟲故事的書，裏面有一節講到螞蟻的生涯，怪有趣味，大意是說螞蟻在昆蟲中算是最靈敏的東西，如果就頭腦和全身大小的比例來說，幾乎沒有一種動物能夠和蟻類相比的。但是在地上爬來爬去的螞蟻，聰明誠然是聰明了，却因為牠的生理機構和生活環境限制了牠，使牠的感覺永遠不能超過平面上，這就是說，螞蟻是沒有立體的知覺的。

自誇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和螞蟻是不能相比的，廣闊的眼界，周密的頭腦，使人類對一切生物打了莫大的勝仗。但是論到對世界的認識，人類却並不是一

向就像今日這般的開展的，不用去翻遠古的歷史，但看哥倫布和哥白尼以前的歐洲人和閉關時代的我們老祖宗，便可以想見人類有一個極長久的時期是並不認識自己所住的世界，祇是在幽暗中摸索着。然而世界的謎底竟或先或後在人類面前揭穿了，從此歐洲人不再相信多勒梅（古埃及天文學家）的地球中心說了，而我們的祖先也不再一口咬定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夷狄之邦』是世界的邊緣了（當然還有不少守舊落後的歐洲人和中國人在那裏接受迷信的遺產）。我們很幸福地受了科學與新文化的光照，不但認知了有一個廣大的世界縣展在我們的周圍，而且懂得了在我們的上下四周有一個排列着無數世界的宇宙，我們的地球不過是這無數世界中住有人類的一個吧了。

然而僅僅具有這種認識，在我們的生活上就算滿足了嗎？那却不見得。今日有許多人滿腦子裝滿了天文學和世界地理的知識，可是他們一輩子是在狹的囚牢中思想着，活着。始終不會滿足的卑劣的利慾，各種各樣狂妄的偏見，以及把

靈魂壓縮得不能再小的腐敗的生活習慣，使他們的心永遠跳不出他們的階級的門限以外。『第三帝國』的某些瘋狗們認爲亞利安種才是世界最優秀的人種，其他的人種都是低劣甚至卑劣的，至於猶太人更是天生的賤種。替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人種學者認爲世上的人類天然地分成許多不能混同的等級，他們在廣大的民衆中間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種族和民族的偏見。在中國，有許多人只是把眼光在自身，家庭和鄉土的利益圈子裏掃射，有許多人在那裏提倡什麼民族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不是根本忘了便是有意抹煞在他們的周圍還活着無數的人類，這一大羣一大羣的人不管是屬於那一種族，都分裂爲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殘暴者與善良者，而被壓迫的善良的人羣不分國別和血統，都可以成爲中國民族的友黨，由他們創造和支持的文化可以儘量吸收到中國來。帶着深沉的偏見的人無論怎樣富於『科學的頭腦』，都會成爲真理和正義的背反者，他們決不會比在地上爬來爬去的螞蟻高明多少。



在特別強調抗日反帝鬥爭的目前，每一個獻身民族解放的鬥士都應該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然而民族主義並不是我們最後的信念，我們必須把它擴大而為國際主義，我們應該養成偉大淵深的世界頭腦，以應付當前劇變的時代。那麼，這種國際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

首先，國際主義是站在被壓迫者羣的利益上反對人種和民族的偏見，反對國際強暴者——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進攻，在積極方面，它主張世界一切的人種與民族完全平等，各國各民族的被壓迫大眾和愛護自由的人羣應該手攜手地為爭取共同的利益與自由而戰，因此國際主義和溫情主義的世界大同空想是不同的，它並不憑空地擬一個烏托邦，而只是憑着聯合的戰鬥掃除分裂人類為對立羣團的根本原因，最後創造一個沒有階層差別的國家民族界線的新世界。在遠東帝國主義瘋狂地劫掠中國民族的時候，世界各國反侵略主義的大眾都為中國民族表示強烈的憤慨，對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熱烈的援助，這是神聖的國際主義在事實

上的表現。在日意德各帝國主義加緊對外侵略活動的時候，它們國內勞動大眾和革命運動者對瘋狂的侵略者表示堅強的抗議，而對被侵略民族——如中國、阿比西尼亞等則表示高尚的同情，這也是由於光榮的國際主義在那兒推動。

其次，國際主義必然是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文化爲目的的，當着國際侵略者的戰爭威脅一天一天膨脹窒息世界大眾的呼吸的時候，當着國際的文化破壞主義者正在以全力摧毀世界的文化——甚至連一部分有價值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在內——的時候，每一個國際主義者必須爲爭取世界的和平與文化保障而戰，反對少數侵略者製造戰爭的陰謀與舉動，反對他們對和平運動的根據地進攻，同時反對一切損害世界文化的瘋狂行動。國際主義誠然以爭取國際被壓迫社會層的利益爲基調，但它在特殊的條件之下——例如在國際法西斯強盜威脅世界和平與世界文化的緊急狀態之下，也主張聯合各階層的和平與自由的愛好者，爲抵抗世界的第一號公敵而奮戰。法英西波……各國的人民陣線就是以勞動大眾爲主幹，網

羅自由主義的市民，爲抵抗法西斯與戰神的瘟疫而結成的。所以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必然是革命的和平主義者與文化擁護者，這和虛偽的和平主義者與那些以『拯救世界文明』自任者是根本反對的。

最後，國際主義是以接受並推進世界的統一真理爲目的的，它反對那種用民族和人類的偏見限制真理的思想和言論，主張真理是具有世界性與國際性的，爲甲國人民接受和應用的真理——哲學和科學的真理，政治和藝術的真理等等——同樣也可以爲乙國的大衆接受和運用，它絕不應受人爲的干涉與塗污。自然，國際主義者並不主張把一切原則與公式機械地應用，它堅持必須估計到各國各民族甚至各地方的特殊客觀條件，然後根據真理的法則合配着這些條件去推動歷史的變革。

我們還得在這裏指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必然在行動思想上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鄙視祖國而以諂媚逢迎洋大人爲榮的洋奴，以至那

些自命爲『世界人』不管民族生死存亡的冷血者，決計沒有絲毫的國際主義氣味，正如專門出賣肉體給外國人的『鹹水妹』（上海的一種娼妓）不能成爲國際主義者一樣。

我們必須以國際主義的頭腦與行動爲推動世界歷史而鬥爭，以世界的眼光觀察和估斷一切的事件和問題，同時將民族革命的任務和世界改造的任務聯結起來，一面成爲民族主義的革命戰士，一面成爲國際主義的堅決執行者。

敬禮！

平心  
十月十三日

## 第十三封信 向偉大的射擊手魯迅學習

親愛的讀者們：

四個多月以前，我曾經帶着澈骨的沉痛，也是在給許多青年朋友的信中，寫到了世界巨人高爾基的死。萬分意想不到，如今又臨到我將魯迅這光榮的名字寫在我的第十三封信裏了。

如果僅僅爲哀悼魯迅先生而寫這一封信，我想或許不是各位所急切需要的，因爲在這之前，全國悼念這位巨匠的文字，是比獻在他靈前的花圈還要多的。在這時候，再多插入一篇哀悼之類的文字，並非全然沒有必要，可是在我却覺得魯迅先生如果有知，他是甯願我們後死者少爲他流一點眼淚，而多做一些完成他的

遺志的工作的。

什麼是他的『遺志』呢？是要我們人人都去做進步的作家嗎？或者要我們去完成他未作成的著譯嗎？是的，他如果真有不死的靈魂，是希望有一部分人這樣認真去幹的。可是魯迅先生生前並不只是以藝術巨匠的資格領導我們，而同時是以正義和真理的保姆的心懷來教養我們；他決不希望全國青年都和他在文藝工作上做肝胆相照的戰友，却唯願一切不願意走向毀滅的人全都用革命的信念武裝自己，站在不同的戰鬥部門，依照戰鬥分工的原則，爲創成一個正義高於一切的新中國和新人世而苦戰。『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就是我們這位戰死在疆場的老戰士向全國青年發出的不滅呼聲。從這裏，也可以隱約地看出他的充滿着戰鬥氣氛的偉大遺志。

一切不朽的文豪決不以文藝生涯爲唯一的滿足，他們只不過是用藝術作爲武器，照準罪惡的堡壘進攻，向着庸俗的陣營宣戰，我們的魯迅先生正是這樣的一



位文豪。他的每一點血漿，每一滴腦汁，是通過他的筆尖，他的喉舌，和他的教育工作，灑入反封建反帝及保衛光明的苦鬥中，滲透到一切被虐害的大衆的心頭。如今他是永遠地休息了，可是由他的血漿和腦汁澆灌了的新時代之花，正在環繞着魯迅這不朽的名字含苞待放，正是他，爲我們安排了各人所應做的園丁工作。

魯迅先生一開始就以反封建的射手雄姿出現在中國的啓蒙運動中，他無憐惜地射擊古老封建勢力的心窩，無慈悲地剷除了一切俗惡勢力的僞裝。亞細亞式的殘暴和愚妄在他的火炬般的筆底照出了全副臟腑。在庸俗的市民紳士們對一反動的封建妖魔自動繳械之後，封建主義的低氣壓又重新在這古國壓迫着一切自由勢力的脈息，可是我們的偉大射手，却再接再厲地使用着更精銳的現代武器，和封建妖魔苦鬥不息，『始終戰而不屈』正是我們的老戰士全生涯的的評。在魯迅先生蓋棺下葬之後，我們要學習他的射擊法，學習他的不屈的且戰且的精神，繼

續從多方面開展反封建勢力的血鬥，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勝利，這是完成他的遺志的主要工作路向之一。

然而魯迅先生並不單單是一位反封建的精幹射手，也還是一個全副武裝反帝的英勇炮手。他不忍見他的祖國，他的同胞在異族強盜的炮口前戰慄，他不願他的同代人和子孫們永久做帝國主義的奴隸。他用藝術作化裝宣傳，向全中國不願當奴才的人傳播抗敵反帝的敵愾，喚起萬千人冒着敵人殘暴的烟燄向前衝殺。而且他親自發射了他的炮彈，不斷向敵人轟擊，在他的炮火掩護之下，許多戰士是前仆後繼地爲民族自由向敵陣撲攻。在他戰死的前夜，他仍舊用他的瘦削的雙手把炮彈一顆一顆裝入炮管隆隆地向敵人轟擊，並號召一切戰友們爲抗敵而從多方面開展自己的工作。雖然他爲了文壇的糾紛而曾經一度表示了一點憤慨，但是任誰都不能否認他沒有一絲一毫是爲了私人的恩怨而「動肝火」（某報罵他的話），便是在對戰友的憤慨中也可以看出他沒有一刻是忘了民族解放的利益。說他是民

族革命的象徵，也許並不誇張吧。在魯迅先生爲民族而停止了他的脈息之後，我們後死的發揮他的反帝精神，踏着他在戰場上的足印，戰敗我們的民族敵人，乃是完成他的遺志的更大任務。

但是魯迅先生的戰鬥性還不只表現在反封建反帝抗敵的生涯中，對於各式各樣的奴役制度和殘暴制度，他同樣表示不斷的抗議，他的名字早已寫在世界站在正義方面的被壓迫的人士的心頭。這即使從他的文化作業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在他病中，曾經爲表揚一位屬於動勞大眾的女藝術家科勒惠支而編印了她的版畫集，也曾經爲紀念一位戰友（S. T. R.）而編印他的遺著，耗去了他病中不少的心血和金錢（他的稿費和版稅收入除了維持自己素樸的生活外，都用在接濟朋友和印刷書畫木刻上）。這些工作顯示了他是如何珍愛變革現世界的運動和參加這運動中的人物。在魯迅先生爲反抗黑暗和殘暴而死之後，我們繼續他的爲大眾生存奮戰的精神，把人吃人肉人喝人血的兇暴世界根本翻轉過來，這是完成的他的遺志

的又一任務。

去了，我們不朽的老戰士！在這時候，單是環繞他的名字多灑傷感的熱淚，是不中用的，對於戰死的英雄最好的紀念，是拾起他的武器（他的武器決不只是筆桿），握起自己的武器，向着他所憎恨的——也是大眾所憎恨的黑暗勢力繼續猛攻，「在敵人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新世紀的曙光」（魯迅遺言），一直到夜色完全褪去。

雖然我是主張不多流淚的，但是當我快要寫完這封信時，我却看見自己的信紙在燈下閃爍着接二連三的淚花了。爲消除我的愴痛，鼓起自己爭生存的勇氣，我且節錄拙作紀念魯迅先生的詩首尾兩段，來結束這一封信吧。

『在受難大眾的血汗蒸騰中，

在萬千青年的苦鬥氣氛中，

曾經吹動着你春風般的呼吸，

這偉大的呼吸啊，

如今忽歸於靜寂，

可是由它吹暖了的革命洪流，

將在全中國地面奔騰不息。

……

……(中略)……

在一切苦鬥大眾的血管，

在一切力戰青年的內心，

永遠潛流着你注入的熱血，

永遠熾燃着你傳送的溫情。

全地球和全中國的任何一角，

將寫遍魯迅這不朽的筆名；

哦！你的名字是一面偉大戰旗，  
它號召億萬鬥士且戰且進！

平心

十月廿八日夜深



## 第十四封信 「管自己的生活」

親愛的朋友們：

在以前，我們不只一次談到過個人的生存必須和大衆的生存統一起來，而且說明了，即令在集團的戰鬥生活中，也決不能取消個人特殊的生活需要和生活修養，因為個人生活雖然必須附屬於集團生活，但各個人的性格，習慣，環境，慾望以及其他各種具體的生活條件是有着千差萬別的，在克服私生活和羣生活的矛盾和差違的過程中，在克服個人的生活缺點的過程中，每個願意站在時代前哨線的青年，沒有理由忽視自我教育自我鍛鍊的重要。當你投身到一個大搏鬥——如民族革命和社會變革運動——中的時候，你應該具備充分的「忘我」的殉道精神，

可是當你在搏鬥中需要學習鍛鍊，和需要加強自己的精神武裝力量的時候，你便不能『忘我』，你得正確地估計自己的多方弱點和實際需要，然後針對着它們，爭取你的生存能力和戰鬥能力的生長。

我這樣說，決不是有意把個人的生活鍛冶跟集體的戰鬥進程分裂開來，正是相反，我特別強調集團的戰鬥生活給予個人的教育影響。然而這種教育影響並不是像打針的藥水一樣注射到各人頭腦中去，而是由各個人以不同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性能承受過來，多樣地反映在他們的實踐生活和意識過程中的。在同一個作戰的時會和場所，各個戰士由戰鬥生活所受到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於戰鬥生活的反應，是並不一致的，有的人在戰鬥過程中會大大提高他的抗爭能力和生存的積極性，有的人則只能表現微弱的迂緩的進步，甚至還有人會因遭遇一兩次挫折與迫害，而懷疑戰鬥的勝利前途，以至動搖變節。這一類的例證我想您是不難在您的周圍或許就在你自己身上找到的。爲什麼同是站在一個陣地上的戰友各人之間會

有這樣參差不一的變化呢？爲什麼一個原來被人輕視的伙伴有時竟能飛躍似的成長爲優秀的戰鬥幹部，而那些原先了不起的英雄有時倒會悲劇似的墮落爲失敗主義者，爲戰線的叛徒呢？有人說，這是因爲各個人的意志強弱不同，意志堅強的人可以跟着時代的進展而跑上前去，意志脆弱的人就不免中途落伍，以至越出時代的「跑道」了。

意志！我們斷不能否認它在戰鬥過程中的重要，但是若果用意志強弱來解釋各人的前進和後退，那是等於沒有觸到問題的邊緣。假如有人問：爲什麼張三的意志越過越硬朗，而李四的意志却越過越頹廢呢？你能用「天賦」不同的道理來解答嗎？（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各個人的生理機構和精神能力的關係）。

如果要透入問題的本質，我們就不能不將各人在時代進展中的具體生活變化和他所屬的集團生活關聯起來考察，各個人由於他們所處的階層地位不同，所受的教養不同，以及在戰鬥過程中學習和鍛鍊自己的路向與努力大小不同，表現出

來的生活形態和意識形態也不能沒有參差，而且就是對於同一戰鬥生活的適應性和持久性也是不能沒有分別的。在這裏我們特別要提出來觀察的就是每個人在時代進展過程中怎樣處理自己的生活的問題，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兩個出身於同一階層同一環境的人，儘可以走上兩條不同的甚至絕對相反的道路；我們又看到，本來屬於前進階層的某些人可能走向墮落的泥途，而本來屬於沒落階層的某些人都可能變成爲時代的前驅。如果忽略了每個人主觀的能動方面的生活內容，只是一味公式地將他們各別放在同一角度的顯微鏡下窺察，這一類的事實是沒有法子解釋的。自然，我們決不是說對於個人所受到的客觀環境的影響可以不管，個人的生活和意識受着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規定，這是任誰都不能懷疑的。但是客觀條件所加給各個人的影響，是要經過他們主觀的實踐和意識活動表現出來，正如自然環境的影響是要經過人類社會的實踐生活表現出來一樣。同是一樣的客觀影響在張三身上和李四身上所發生的反應並不一樣，有時還曾相反（舉例

來說，民族危機的日益嚴重可能使某部分青年加強抗敵的決心，而使別一些青年流於悲觀墮落。因此問題是非常簡單明瞭的，各個人對於現實的反應和傾向以及他們在抗爭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不但決定於他們的生存環境，而且決定於他個主觀方面的生活素養。這裏所說的生活素養是包含着極複雜的內容的，正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的確立，實踐的能力和品德的培養，知識和理論學習研究，客觀情勢的正確認識與把握，外界影響的抉擇和改造，羣生活與私生活的適當處理，以及腐舊的意識殘渣和惡劣習慣的克服！……都是健全生活開展生活一項不能缺少的。凡是能夠用不斷的努力把這許多項目沉着應付的，必能朝向勝利飛躍地邁進，即使是一個落後的份子，我相信如果能夠這樣在各方面認真教育自己，修養自己，也定然會勝利地合理地生存下去。

在這封簡短的信裏，我不能把上面所列舉的生活素養的項目作詳細的解說，這些且留到後面去談吧。不過我得簡單地提示這樣一點意見：各方面的生活素養

是必須在實際生活中有機地配合起來統一起來的，萬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只有如此，才會使生活的各個項目互相推動，互相補充。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強化生存的意志與抗爭的勇氣。一個人並不能搖身一變而為百鍊鋼般的時代鬥士的，他得在大時代的激流中沒有休止地參加現實的改造鬥爭，同時就改造自己，創成日新又日新的自我。

在魯迅先生的遺言中有『管自己的生活』這樣的一句話。在這時期，我們的確要認真地管一管自己的生活。然而自己的生活包括着個人的私生活，也包括大眾切身的生活。魯迅先生的話是不能被個人主義者曲解的。

朋友，請先費你的腦子把我這些建議想想試試看吧，我們還有好多次的機會談到你我切身的問題，也就是要把上面的話具體地逐一細談。這一次就說到這個輪廓為止吧。

敬禮！



勇敢地生存下去！

平心  
十一月十二日

## 第十五封信 從森林中來看樹木

親愛的同伴們：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是一句最富於哲學意味的諷刺話，這話是針對着那些只看到事物局部而忽視了事物全體的人而說的。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句諷喻倒過來說：『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能不能從這裏找到另外一種諷刺意味呢？我想，憑你我的常識來下判斷，這個和上面一種看法剛剛相反的底面，同樣有被取笑的資格，是一目了然的。要是用比喻來說明比喻，那就好像兩個擲骰子的賭迷在賭桌上，一個只想到四隻（或六隻）全么，而忘了反面的全六，另一個只想到四個（或六個）全六，而忘了反面的全么。他們的『賭思』『各有千秋』，然而其

實是『半斤八兩』的（骰子是千萬擲不得的，我在這裏只是用牠來做比喻）。

我鄙薄用『樹木』來代替『森林』，可是也不贊成用『森林』來抹煞『樹木』，關於前一層，以前我們是已經把它浸透在許多次的筆談中了，至於後一點，我們就要在這裏從正面來作一番矯正，並且要拿出一些積極的意見來談談。

在哲學上有一種思想叫客觀主義，就是完全抹煞事物和人類的主觀面，而把一切都推到客觀勢上去，以致把客觀環境當作天羅地網一般看待。這種客觀主義不但在許多落後羣中作怪，而且在不少進步青年中很占勢力。譬如有人看見一個有為的青年忽然墮落了，就說他『給時代犧牲了』，而把他本人的邪惡行徑推得一乾二淨。其實呢，時代在大家面前，只有一個，它自身並沒有善惡之分。在它的激變之中，只能叫人學乖爭氣，何嘗能犧牲個人？還有一些熱狂的人們眼睛給轉動得太快的時代輪軸弄昏了，恨不得一下子就使國家社會搖身一變，同時也使自已搖身一變，對於民族國家長期的遭難受苦感到灰心的絕望。另外更有一些

人又把一切推諉到未來，他們說，隨便什麼事情在現在是沒有半點辦法可想的，只有到了將來才有希望，於是一切都只有交付給未來，而『現在』彷彿就只能扔到垃圾堆裏。這些朋友們大約是忘記了：民族國家自己並不會一變而成爲天府樂園，它的變好還得靠每『人』和大衆一道出汗流血；而美好的將來也不會自己長起翅膀飛到大衆眼前，它的到來也得靠無數的你我他用肉搏血鬥——主要地是跟侵略我國的民族敵人搏鬥——來迎接。

必須醫好那種『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遠視眼（這比『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散光眼和近視眼是好不了多少的），從森林中來看樹木；同時必須掃除那種把一切籠統推給客觀勢力和將來的客觀主義與『未來主義』（這不是文藝上的『未來主義』）從客觀的認識加強主觀的努力，以奮戰的今天來爭取美好的明天，這樣才能鼓起生活的勇氣，而肩負起時代授給你我的重擔。

是的，我看到了不少熱情的青年爲着民族國家爲着社會而獻出了他們的每一

斤力，每一滴汗，他們寧願用殘踏荆棘流出血來浴自己的腳踝，他們也寧願犧牲『小我』來為保存『大我』而搏戰，他們的熱情和勇氣都能造成無量的光熱。但是，在無數力戰青年當中，却有一部分懷着一種並不正確的想頭。他們有時很坦白地說：『我之所以投身到民族運動中，情願為國犧牲，為社會賣力，是想在運動中來麻醉自家，使自己忘却時代給予的痛楚。因為時代和環境對我實在太殘酷了』。對於這樣的悲訴，我們雖然不妨表示某種的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大聲提醒懷着這種行動觀的青年朋友們，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了解自己在時代激流中所擔負的使命，他們更沒有認識自己向前行進的大前提，無論在理智上情感上，都是陷於紊亂中的。一個『以酒澆愁』的人並不能真正澆滅自己的愁苦（所謂『以酒澆愁愁更愁』），同樣一個企圖用純衝動的亂幹來解除自己的『時代苦痛』的人，也決不能真正逃出痛苦的城垣。

正確的生活觀和行動觀必須以正確的世界觀和社會觀打底子。會飛的昆虫和

善游的金魚在玻璃窗前和玻璃缸中亂碰亂撞，是因爲牠們沒有辨別透明物體與光線的能力，任情的盲幹的人在時代的激流中過着『不知所然』的生活，是因爲缺少對於世界和社會的準確認識。當然，我們並不否認，某些青年即使是任情的，拖着用戰鬥來麻醉自己的目的的，只要他們能夠跟着戰鬥大隊一同行進，能夠不屈服地鬥戰下去，比之那些冷血的向後轉的混蛋總好萬倍，但是如果從行動的效率上來講，沒有合理的認識的亂碰亂撞到底是危險的。

我們常常看見有人把一個錯誤戰略或錯誤戰術看做罪惡，就因爲這種戰略和戰術可能損失一部分戰鬥實力，甚至可能斷送一個神聖的運動（如民族戰爭），要是縮小來看，每個人不能正確地規定自己行動方針，不能對自己和周遭的環境與陣地作恰當的估量，同樣是可能削弱他的行動力量，混亂他和大衆行進的步伐，以至危害集體的抗戰事業。

怎樣將個人的生活與行動安置在正確的世界觀與社會觀上，怎樣從認識自己



和集體(包括民族國家)的關係中來提高對黑暗勢力作戰的能力，這是每一個青年戰士必須在戰壕內外解決的急迫問題。以後我打算把這一類問題和各位朋友作親切的筆談。

敬祝！

努力

平心  
十二月十二日

## 第十六封信 談談世界觀

親愛的朋友們：

當你們看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正是新舊年交替的當兒，或者新年已經像春花怒放般開展在各位的面前了。雖說新曆的新年在許多牢守舊習慣的人們當中不會受到任何重視，雖說老曆本仍舊被那些靠舊習慣吃飯的人非法地偷偷發賣，但是在一般青年特別是新青年的心目中，目前的這個新年到底是能引起一些新的希望和新的感觸的。您也許會想到，中國和世界今後往那兒去呢？我們這個古老的社會會不會顯露新出的生機來呢？同時您也可想到，自己個人的生活和知識今後能不能有新的開展呢？家庭，故鄉和周圍的朋友們從現在起，還是走向更幸福的前

路，還是踏上更悲慘的道途呢？這一連串的疑問號（？）在你們的和我的自己的腦袋里同樣地旋轉着，撞擊着。這樣的旋轉和撞擊能夠在我們的意識界和生活圈里生出新的熱力，能夠叫我們從目前起重新規定自己的生活計劃，是很明白的事情。

我記得自己在初小的時候，常常給懶惰馬虎和各種壞習慣弄得很痛苦，身體也弄得很衰弱，雖然自己資質頑鈍，但也朦朧地感覺到這樣的生活（那時候當然還不會運用『生活』之類的名詞）是有痛改的必要，每逢快到過年的時候，便懺悔自己過去的一切，而發誓要在來年來一番生活的大革新，可是一到了明年，開頭幾天還很認真，過後便又把自己的發誓拋在腦後了。現在迴想起來，我知道過去失敗的原因主要地有兩點：第一，沒有切實地把握住現在，以為一切只有等到不久的將來——新年才會好轉；第二，沒有切實地規定出新的生活計劃，而只是將未來完全寄託在幻想上面。自然，當時我的能力還過於薄弱，我的環境也不

是同今天一樣，這使我對於自己對於周遭的現實世界不能有清楚的估量，因此我當時變成了一個小小的等待主義者和幻想者。

我知道懺悔過去憧憬未來在一般少年和青年中間是一種最普通的心理狀態，這樣心理狀態本身並不壞。但是倘使懺悔和憧憬不能跟現實的認識結合起來，就至多只能使自己得到片刻的慰安，而決不能使懺悔變成爲個人的新生，使憧憬變成爲現實的滿足。我個人有過這樣的經驗，我相信各位當中也有人有過這樣的經驗。

把自己的感情和希望跟現實的認識結合起來這並不是一樁很輕便的事。有許多人以爲要做到這一層，只須多讀一點新書就夠了，他們却不知道，實現是最複雜多變的，要是日常的生活不能深浸在現實的激流中，要是不能在力行中去把握並了解多方面的實際問題，我們所懺悔的就往往會變成新痛苦的胚胎，所希望的也就常常會變成絕望的根本。

但這却不是說，我們不能在理論方面求取實現的認識，過去一直到現在關係於世界觀的理論的成果，不成問題的應當由我們去學習，我們可以按照已經確立的理論系統去展開有利於公衆的實踐，同時更應當從實踐中證驗充實我們的理論。

一說及世界觀，大家也許就會想到這是一個高深的哲學問題，但是實際上不管是誰，只要他是具有各種的生活慾求和生活的目的，他總得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立足於某種世界觀上。從民族英雄到漢奸國賊，從革命家到反動者，從真理維護者到黑暗辯護者……對於世界的認識以及應付現實環境的態度都各不相同，而他們的生活行徑也就不會一樣，因此一定的世界觀總是決定着一定的人生觀。

我們應當選擇什麼樣的世界觀作爲生活的指針呢？在這裡，我想僅僅提出一個抽象的回答是全然沒有意思的，我們倒不妨暫且說出幾個要點，這些要點可以組成一個關於正確的世界觀的輪廓，至於詳細的解說，那絕對不是這一封短短的

信所能勝任的。

正確的世界觀必須是有最高的現實性的，它決不建基於空虛的幻想和主觀的偏見上，也決不遮掩客觀世界的任何一面。真實的和虛偽的，美好的和醜惡的，是的和非的，幸的和不幸的……都在這種世界觀的光照之下真實地映現出來，這和那種只抓住有利於少數惡虫的一面或一面而撇開其他各面的舊世界觀是不相同的。中世紀的教會用嚴刑禁壓人們宣佈地球是形圓而運動的，現代一些國際戰爭的製造狂極力諱言戰爭的災禍，……他們是依據陳腐的世界觀來否定真理和是非之分。但是在別一方面，立足於新世界觀的人無論對於自然現象，人事現象和精神現象，都以發掘他們的真實和祕密為主要的任務，當這種真實和祕密一經發掘出來，或早已被揭露出來，他們就不再加以絲毫的遮掩塗抹。

但是，新世界觀並不以單純地照實反映現實為滿足，它還得解釋現實，指出它內部的矛盾和動力以及這種矛盾動力的轉變，而且要依據這樣的解釋與分析將



阻礙人類進步的各種事物加以澈底的變革，使它們轉變爲有利於人類大衆的新東西。譬如說吧，自然界諸物力是爲人類社會的生存所萬不能缺少的。但是牠們也常常爲害於人類——霍雨、颶風、飛雹、地震、猛獸、害虫、病菌……所有這些都經常地在威脅人類的生存。戈理基會把它們看做自然界的醜惡，是非常對的。舊的世界觀常常把這些災禍歸因於神意，或超現實的觀念；或者對自然一味讚美謳歌，它却不能依照自然界固有的法則解釋它們，暴露它們，更不用說澈底變革它們改造它們了。但是新的世界觀却不是這樣，它對有益於人類的自然物力固然要盡情利用，而對於有害於人類的自然災禍也絕不姑息，痛擊，撲滅和澈底改造乃是它的主要任務，自然要使這種任務實現起來，必須新世界觀能夠成爲完全的人格化，這就是說，必須由人們依照科學的認識使自然現象受着人力的統制，因爲新世界觀本身並不會動手幹起來。再說吧，在目前的社會里，不合理的有害的現象和各種人爲的災禍（經濟恐慌、貧窮、失業、戰爭，武力侵奪，人民流離

失所……等等）時常威脅大眾的生存。在那些抱着陳腐的世界觀的人看來，所有這些乃是依照神意或少數人的慾願發生出來，或者是，由於什麼自然法釀造出來的，這樣當然只有讓那些不合理，罪惡和災禍永遠保留下去，發展下去，結果非弄得社會退化人類絕滅不止。但是新世界觀却就不然，它要找出它們發生的根本原因和條件，然後在通盤計算之下把它們逐一擊破。即是用合理的人為環境來代替不合理的人為環境。

依照上面的說法，我們更可以指出新世 觀的第三個要點，那便是它特別強調一切現實事物的歷史性，它並不把一切事物當作永遠一模一樣的東西看待，而認定它們全部都是流動的發展過程，任何一種現象以至於它的底子在宇宙的無盡河流中，都只是過渡的，暫時的，舊的不斷為新的所揚棄，不合理的不斷為合理的所代替，是因爲如此，世界才有發展，人類才有進步。我們所住的世界（即現代稱爲地球的），有許多人相信是萬古不變的，但是天文學家和地質學者只須舉

出一些很尋常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從各地層的岩石化石各種遺物中，從別的星球和未成星球的星雲中，可以實證和旁證我們的地球在最初和現在的狀態並不一樣，以後自然還要繼續變化。就說人類自己吧，相信宗教的人說是由於我造，但是生物學者和人類學者却用不可動搖的證據證明出我們最遠的祖先倒是猿類的動物。記得曾經有過一位主教很憤怒地質問一位大生物學家赫胥黎說：『你以為你的祖先是猿猴嗎？』赫胥黎很從容地回答說：『我的祖先是猿猴並不可恥，抹煞人類進步的真理才是可恥。』我們也應該有像赫胥黎一般的勇氣來承認任何一種事物流變性和發展性。現在許多冬烘先生常常搖頭嘆息『世風不古』，他們以為『今不如古』，古人的一切都是對的，而今人的所為所言都不值半文錢，因此無論是文物制度，道德風俗都只有復古才是正路。另外有許多人以為中國積弱不堪，是由於民族性太惡劣，因此對中國的前途抱着無限的悲觀。這一類人的看法老實說是很糟糕，甚至很可恥的。其實無論是文物制度也好，風

俗道德也好，民族國家也好……總是不斷地在更新，不斷地在進展，要把它們拉回幾千年或者抹煞它們的進步面，那是荒唐可笑而且也沒有可能的，新的世界觀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變化的現實。當然，除了自然現象會自己變化外（自然現象不用說也可以由人力改變），要叫人爲的環境向好的方面變化，是非加上強大的人力不可的。所以新的世界觀並不是教我們對一切事物採取旁觀態度，它還激勵我們指示我們直接干涉和改變 界的一切。

因爲篇幅和時間的限制，我無法和各位詳談我們所要談的問題，好在後面我們有的是機會，以後再談吧，以後再談吧。

在新年中，我希望各位朋友確定或更加強我們所需要的世界觀，依據這種世界觀再規定今後的生活計劃。

我們彼此祝福吧。彼此勉責吧，敬祝！

一個幸福的新年到臨！

平心 十二月二十六日

## 第十七封信 單是懂得世界在變是不夠的

親愛的朋友們：

上一回我們談到過世界觀，談到我們應該怎樣依據新世界觀來確定生活的路向，然而我們僅僅是懂得幾個根本原則，不去從實踐上進行探索世界祕密和變革世界的工作，那就很容易墜入空談主義的泥沼。缺少了健全的世界觀，固然很難有正確的實踐生活，可是如果離開了堅定的實踐，所謂世界觀也就會變成飄空的徒然供人欣賞的幻景。

自然，所謂實踐也並不是像某些人所了解的，以為只是一種『格物致知』的工作，或者只是一種『處世接物』的行爲。記得從前有些理學家就曾經在『格物

致知』上用過工夫，而結果還不免鬧笑話（例如格庭前的竹子之類）。至於那些歷來講究道德修養的守德君子也會環繞着『處世接物』這個大題目發揮一些煩瑣的言論，玩弄一些『繁文末節』的把戲。這些故事在歷史上徒然增添了不少笑料，它們不過是人類以往的生活遺留下來的糟粕罷了。

或者有人會這樣說，古人沒有正確的世界認識和科學頭腦，所以無法把『格物致知』的工作和『處世接物』的方法弄得更像樣一點，更合理一點。要是現代的人能夠用新的眼光，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去在這兩方面切實用工夫，不就可以彌補古人所做錯了或者做得不夠的缺憾嗎？其實，這樣的想法是不完全對的。因為一個人即使百分之百做到了『格物致知』和『處世接物』的工夫，如果不能擔負起更積極的實踐任務，那麼他的生活上的『現代性』就至少要打一個折扣。因為所謂『格物致知』依照最新的解說，至多也不過是窮究事物的原理，以獲得對各種現象的認識；而所謂『處世接物』，就它的積極的意義來解說，也



不過是要一個人合理地在人世生存下去，適當地應付他的環境和善自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假如我們只是把這兩層充分做到了，我們不過算做到了人生的一面，而對於我們所特別看重的另一面，却算是放棄了。

在我看，作為實踐的骨幹的，不是智識的積累或論理的應用，而是積極克服環境轉變環境的奮鬥努力。以前我們指出過新世界觀是把世界看做變化不息的流動過程，這在原則上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但是僅僅了解了這樣的一個原則，就算夠了嗎？假如這裏有一位悲觀主義的厭世者，他開口閉口也承認世界在變，萬物在變，但是他最後却認定世界和萬事萬物都只有越變越壞，這就是說，世界和它的一切是只有向着開倒車的毀滅的路上變去，我們能夠接受他的意見嗎？有好些學者說人類進化得忒聰明了，就會用互相殘殺使世界歸於毀滅；又有人說，中華民族的『盛世』老早已經過去了，『盛極必衰』，乃是自然之理，所以中國以後只有越過越糟，對於這一類悲觀主義的宿命主義的可變論，我們能夠承認是對

的嗎？

事實上，一個人只承認一切在變這個總原則是不夠的，他還應該分辨出什麼在向着積極的好的方面變化，什麼在向着消極的壞的方面變化。的確，我們不難舉出許多例子證明有不少的分別事物是只有越變越糟，但是對於全個的世界和人類歷史，一個有奮鬥力的民族，以至於一個能跟時代行進的戰士的生活，却千萬不可懷着越變越壞的想頭，因為不管是世界，是全般的人類歷史，是一個民族，一個戰士，如果他們的確能夠循着合法則性的軌道行進，總是向着進步的光明面轉變的。即使有時會暫時遭到惡劣的際遇，也不能妨害它們朝向最後的目的地前進。而且就是對於那些越變越壞的事物（如帝國主義）也不能僅僅把它們孤立地和其他事物拆開來看。帝國主義的恐慌一天一天變成不治之症，這對於帝國主義本身固然是非常不利，而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前途和全人類歷史的進展却是大大有利的。同樣的，遠東打劫者和他的鷹犬在『偽滿』的統治一天一天走到絕境，對於

侵略者和漢奸們固然非常不利，而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和中華失地的收復運動却是異常有利的。

但是，我們僅僅了解上面一點，還是不夠的。因為世界和一切事物，除却純粹屬於天然的東西以外，〔註〕牠們自己並不會自然而然地一定向着好的方面轉變，而且那些不利於黑暗面變化，也不一定會變得有利於光明面。譬如說吧，世界上要是沒有各國的進步大眾，在那裏不斷用血與肉和人類的戮殺——侵略者，戰爭和製造者，民主和文化的毀壞者搏鬥，在那裏努力建設新的人類樂園，那麼，在我們四周圍就只有瘋狂的野蠻勢力到處橫衝直衝，散佈無量的毒菌到人間每一個角落裏去，說世界的文化最後不毀滅乾淨，人類歷史不會退回到野蠻時代去，有人能夠相信嗎？又譬如說，中國民族要是沒有廣大的民族戰士在那裏跟民族敵人搏鬥，不能抵抗外來的侵略，不能在各方面（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建立起不可攻破的國防，說中國不會變成『友邦』獨占的殖民地，以至斬絕民族

生機，有人能夠相信嗎？

要使得我們的世界，和人類的歷史，以及任何事物，任何集團（譬如一個民族）不斷地向着大衆理想的善良目標進展，要保證這一切不會給惡勢力拉到毀滅的，黑暗的，卑下的境地去，那不能靠着什麼「天意」，也不能單靠着客觀存在的合法則性和有利條件，最主要的是要依賴於人們自身的主觀努力，這就是說，要靠大家用戰鬥的精神和集體的努力把不利於人類和歷史進展的勢力，因素剷除，把各種不適宜於大衆生存的環境改變過來，所謂「使沙漠變成爲腴地，使地獄變成爲天堂」。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實踐的努力，是合理的生活欲求與歷史法則結合的變更世界（包括一切事物）的積極行動。

敬禮！

平心

## 第十八封信 漫談人生觀

朋友們：

法國的新文豪羅曼羅蘭曾經說過：人生就是戰鬥。確實的，離開了戰鬥的人生在現實的狂流裏，只好算是易生易滅的泡沫，是經不起風浪的打擊的。世上最能擔當起領導大眾前進的任務的巨人，定然是身經百戰的鬥士，他們有海鷗般的乘風逐浪的勇氣，有駱駝般的負重遠行的精神，在任何險途的環境不畏怯，不退却，艱險、繁忙和磨折，在他們絲毫不引為苦惱，却引為無上的樂趣。他們的勝利絕對不是偶然的。

但是我們僅僅懂得人生需要戰鬥就夠了嗎？在歐洲，有幾個最殘暴的政治

家，就會經經歷過各種的艱苦折磨，他們從小就在窮苦凌辱中討生活，終於靠着他們不顧一切冒險精神和『向上爬』的努力，而飛黃騰達，『不可一世』，那些盲目的英雄崇拜主義者把他們看做了不得的大丈夫，看做刻苦奮鬥者的最高模範，而對於他們全身所染的血漬，一生所造的罪孽，却一概不管。最大的殺人犯竟然受人頂禮膜拜，而殘踏在他們脚下的千萬骷髏却被忘得乾乾淨淨，這世界不明明是在發瘋嗎？

但是，稍稍具有正義感的人對於戰鬥的人生觀，却另外有一種看法。凡是爲着個人的功名勢利險冒進取的『英雄』，凡是爲着私己的利益或極少數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別人和大多數人的『怪傑』，不管他們是怎樣從小跟自己的命運刻苦奮鬥，也不管他們一生經歷過多少艱苦磨難，都是應該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的罪犯。而所謂戰鬥的人生觀正要清算這類歷史的罪犯，把容許這類罪犯猖狂的腐敗世界重新打掃一番，改換它原來的面目。自然，除了這種主要的戰鬥任務以



外，個人的私生活也必須表現出不跟任何惡劣環境妥協的精神，這樣才符合爲「生存而戰鬥，爲戰鬥而生存」的根本原則。

要進行生活的戰鬥，不成問題的需要確定戰鬥的人生觀，但如果有人把人生觀當做一道消災解厄的符咒看待，以爲只要隨時隨地把幾個根本的生活原則一套用在生活上就行，那其實是利少害多的。比方有些人記牢了「非戰鬥即不能生存」這個原則，主張對一切不妥協，不姑息，這固然是很不壞的生活態度。可是他們只是死死抓住這個原則，而分不清誰是最大的敵人，誰是可能的盟友，於是鬧出許多嚇跑盟友放走敵人的笑話，這樣他們在主觀上即使是很純正，而在客觀上却就不免犯罪。又如有些人記牢了「生活科學化」這個原則，處處尊重科學和衛生，這固然也是很不錯的生活習慣，但是他們並不懂得活用科學，不能夠把科學的精神滲透在日常生活和思想實踐中，而只是在飲食起居上無所不至地發揮「科學的精神」，說這樣不合衛生，那樣缺少營養；或者嘲笑羣衆迷信可憐，不講衛

生，而處處避免羣衆，生怕迷信會沾污了他們的『科學頭腦』，微生物會飛上他們的『衛生』身體，這一類的人即使一腦子裝滿了人生觀之類的理論，對於世界有多大好處呢？

戰鬥的人生觀雖然是建基在若干基本的認識原則上的，但是它本身倒是反對公式主義的，它並不是消災解厄的符咒，而是指示航路的羅盤。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特殊的生活環境和慾求，他不能完全模仿別人的一舉一動來生活，自然也不能把幾個生活公式像變戲法一樣搬來搬去算數，一個長於演劇的人，你定然要他和一個軍人過着同樣的所謂『紀律』生活，當然沒有必要；同樣地，一個過着寫作生活的人，你定然要他去持槍作戰，好像他如果不能死在戰場上，就不算光榮，也自然有點勉強。（當然我並不否認從事寫作可能投筆從戎，更不反對——而且贊成在必要的時候，搖筆桿的人應該奮勇殺敵。）戰鬥的人生觀誠然是一切進步大衆應具的統一人生觀，但是，它並不要求一切的人只是依傍幾條根本原則過

活，這不但因為它本身在不斷地隨着現實生活的激變，而豐富改變內容，而且也因為各個人的生活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九九歸原』地收縮在同一模型中。

總而言之，一個人要為生存而戰鬥，為戰鬥而生存，不能單靠記住幾條生活的大道理，對於生活的每一個以至每一個微細之點，都得配合主客觀的諸條件，去適當處理。這正如一個勇猛善戰的戰士，不能單靠記住一點戰略戰術上陣，而必須按照各種具體的作戰條件隨機順變地應戰。

敬禮！

平心 二月八日

## 第十九封信 略談生活和人物的評價

親愛的讀者們：

記得在國內曾經流行過『不不調』，什麼『不要錢』、『不怕死』呀，什麼『不喝酒』、『不打牌』、『不討妾』呀，這一類的口號和調兒就常常掛在某些人的嘴角，寫在某些人的筆下。胡適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曾經提出過他有名的『八不主張』，姜華在香港給人暗殺的吳邁，也曾經拿『不怕死，不要錢，不求官，不薦官』四不主義做他立身處世的大道理。我自己在幼小的時候，因為很受了『不不調』的影響，也有一個時期定下『不欺人，不畏人，不後人』這個『座右銘』，甚至很得意地把它刻在名片的反面，那種死愛出風頭的心理，到今天回

想起來，是有點耳紅面熱的。

『不不調』自然也有它發生的一定根源，當大家或少數人感覺到某些現象不  
合理不能讓它們繼續存在下去的時候，便想到消極的反對辦法，而用『不』字來  
抹去所討厭所不贊成的弊病。要是過去中國官場軍界沒有要錢如命、貪生怕死的  
風氣，當然就不會有『不要錢，不怕死』的反對口號出現，要是中國沒有喝酒、  
打牌、討小老婆的惡習，當然也就不會有『不喝酒』、『不打牌』、『不討妾』一  
套的調兒唱出。但是這一類的『不不調』如果只管空唱，或者只是當作一種『遮  
眼法』唱來唱去，就常常變成『反二簧』，例如某位要人就會說過下面一句名  
言來和『不要錢，不怕死』這一口號針鋒相對：『不要小銅錢，不怕別人死』。  
如果我們仿照這種義法，將『不喝酒，不打牌，不討妾』改成爲『不喝壞酒，不  
打小牌，不討醜妾』，不是同樣暗示出反面的積極道理嗎？

猶太人相傳他們所崇拜的耶和華（上帝）曾經頒下『十誡』，佛教也有『三

戒』的條律，而所謂『儒教』（儒教其實不成爲宗教），也遵守孔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修身箴言，這些其實是古典的『不不調』，它們跟前面所舉的新『不不調』雖然同樣很具體，但它們只是從消極方面教訓人們，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或者炫示人們：我不這樣，我不那樣，至於積極的意思呢？却不容易看出來。

而且不論是新的還是舊的『不不調』，所標榜出來的主張或教訓，十之八九是很煩瑣很枝節的，它們極少能夠從本質上去發掘各種弊害罪惡的根源，因而一經實行起來，就极易流於形式主義，有些佛教徒因爲受着戒殺生的戒律的束縛，使他們不能公開吃葷，但他們背着人還是照樣大啖魚肉。有些儒教士因爲要恪守孔聖人『非禮勿視』的誠言，連正眼看女人也不敢，但他們背着人却常常幹出許多『非禮』的性的『犯罪』行爲。這一類的虛偽雖然並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們所信仰所『遵守』的『不不調』，但『不不調』的消極性與煩瑣性不能給人們以多大



好處，是很顯然的。

宗教上或者舊道德上的戒條禁忌，決不能滿足時刻在戰鬥上行進的人生，歷史上和現世界上，能夠找到僅僅依照戒條禁忌力行而終於取得勝利的偉大門士嗎？我們能夠因為某些人真正實行了他提出的消極主張，便斷定他們是有功於大眾的人物嗎？顯然，事情是沒有這樣簡單的。比方說，一個官吏真的『不要錢』，一個武人真的『不怕死』，照世俗的看法，自然夠得上稱爲『清廉官吏』、『模範軍人』，因為他們符合了『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條件，但是如果他們沒有正確的政治頭腦和充分的軍事知識，他們是不是就能夠成爲優良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是很成問題的。世界上（特別是在『友邦』）有不少的政治家和武人是的確『不要錢』『不怕死』的，可是他們或者是爲了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殘害多數人，或者是爲了自己的功名助業而向外掠殺無辜，這一類的人從某些人的利益上說來，固然夠得上稱爲『偉人』、『良將』，但從歷史進展和大眾利益上來說，

他們就分明是歷史的罪人、大眾的公敵，例如在『友邦』，我們的確可以找得出許多清廉『正直』的政治家和驍勇善戰的軍事家，他們在『友邦』的統治者羣看來，都是了不得的『功臣』、『名將』，然而日本人民大眾和中國民族的痛苦災殃，正是這些人製造出來的。依照這一類的例子推論起來，所謂『不要錢』、『不怕死』，對於少數人來說，是美德奇勛，而對於千千萬萬的人來說，剛巧是罪大惡極，許多庸俗得不成話的英雄崇拜主義者，老是依據一些消極『美德』來謳歌讚揚某些偉大的劊子手和『奴隸總管』（政治上的），甚至把中國民族最大的敵人（如荒木、田中以至西方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諸公）當做世界最大的偉人崇拜，這些『偉人』也許是『不要錢，不怕死』的，但他們要我們的血肉，不怕奴隸和『劣等人種』死掉，難道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可以一筆勾銷嗎？

我們反對依據消極的道德標準評價任何人物，同樣我們也不能拿一些消極的戒律來作爲最高的生活準繩。不貪污、不怕死……這些本來就是每一個認真生活

的鬥士必須要在事實上表現給大家看的，但却並不是了不得的值得標榜的主張，任何一個有價值的生活的生張，總是應當帶有充分的積極意味的。假如一個軍人能夠對大家宣布：『願意為民族的生存戰到最後一滴血』。而且的確能夠在事實上照着這種態度力行，我相信這就比他開口閉口說着『不要錢，不怕死』要高強幾百倍。假如一個青年在觀念和行爲上表現出他真的是『願意為大眾和民族的利益吃苦奮鬥』，我相信這也比天天高唱『不喝酒，不打牌，不嫖娼』要可敬千萬倍。而且我認爲，凡是能夠在積極方面做出有益於公衆（不是極少數人冒充的『公衆』）的事情的，在消極的私生活方面也斷不致墮落到那裏去。當一個人將全副生命獻給神聖的民族戰爭的時候，他還有心思去搜刮貪污嗎？還會比別人怕死嗎？（除非是假民族戰士才會這樣），當一個青年一天到晚在艱苦繁忙中過日子，爲着一個神聖的使命（如民族解放）而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還有許多閒情去濫嫖、大賭、狂飲嗎？

中國目前老實說不需要消極的道德標準，而需要積極的苦鬥事業，因為只有後者才能保證民族和個人走向勝利的光明境界，只有後者才能防止各種虛偽的道德烟幕迷亂大眾的眼睛。即致

民族革命敬禮